

爱你黏你缠定你
作者：林以绿

出版日期：2000-10

他X的！要她陪一个中看不中用的大花瓶游宝岛？！如果是单纯“导游”也就认了，当作是花“时间”消灾嘛！可那个大色胚不但时时刻刻对她进行“面对面”的接触，还在大庭广众之下与她分享嘴唇肌肉“复健”的经验！害她一时脑袋“不轮转”，后续反应荒腔走板，明明是要进总统套房“打老虎”，最后竟演变成“失身在床”！在意乱情迷之下献身给“大众情人”已经够猪头了，她竟然三番两次栽在他手上，活似全套服务的方伴游女郎！唉！遇上像他这种女人的天敌、男人的公害，她只好来个“跌深反弹”，不惜血本请来正港的“应名女郎”来转移他猎艳的目光，原本以为“两岸关系”可望趋缓，谁知一之夕之间加温上涨，大费周章弄了个“电视求婚”，存心逼她狗急跳墙，她的“爱面族”可是家学渊源，不容自己临阵怯场，明知他是个情场老将，她竟一脚踩进男人的温柔乡，女人一到手他就开始搞七捻三，气得她横越太平洋大举“扫黄”，呜……所有人都以为她是个幸福的待嫁娘只有新娘，只有新娘本人知道，她根本是“白目”才被骗进礼堂……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一章

背！
她这几天实在是背到极点了！方语彤想到这里，心火往上一窜，烧得她连思考都有困难。想都不想的，她举手招来酒保，再要了一杯啤酒来消火。
当一升装的生啤酒出现在她面前时，她毫不犹豫的倒了一杯，仰头便将这苦涩却能降火的液体一古脑的给灌进喉咙里。
“他妈的！”
自从离开学校后，这些有损形象的“国骂”已经被她彻底排除在日常生活之外。
不过，当她十分生气——生气到忘了要当个大家闺秀、要成为一位具有成熟气质的都会女性时，这些旧日用语便会不自觉的脱口而出。
“那个混帐男人！”
她不愿去想那个男人的名字，因为只要听到那几个字，便会让她忍不住想要挥拳相向。她胸口的火气似乎比她想像的还要烈上许多，因此她又灌了口啤酒，好压下胸中的怒火。要是她真的压制不住，那么……她绝对会飞车到凯悦，把那个住总统套房的家伙给揪出来毒打一顿……
此时，方语彤身边突然冒出个毫不相干的家伙。
“美女是不适合一个人喝闷酒的喔！”
她抬起头瞄了眼，在心里骂了声“乳臭未干的死小鬼！”后，毫不感兴趣的转过头去，不理睬他的搭讪。
“嘿，美女，别这样嘛！”他试图以最帅的姿势、最性感的语调吸引她的注意力。“在这样一个寂寞的夜里，难得我们有缘同在一个酒吧，不如成就这段缘分，交个朋友吧？”

听到他这么说，方语彤索性拿起帐单，准备付钱走人。

“美女，你很酷喔！”他视她的反应为挑战，仍不死心的跟在她身后。“不过，我喜欢！”

终于，方语彤停下前进的脚步，回过头来瞪着他。

“你喜不喜欢干我什么事？！”

今天对她来说，并不是个轻松愉快的日子，事实上，她的脾气已经在爆发的边缘，现在的她就像是点燃引线的炸弹——爆炸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你总算和我说话了！”

这个想在她身上印证自己魅力的男人，显然不知该如何解读她脸上的阴森表情。

“这是个好开始！”他故作潇洒的拨拨头发。“我叫亚利克，你”

亚利克？！这三个字像是颗威力十足的核子弹，在她脑海里炸开。

“你说……你叫亚利克？”方语彤冷着声音询问，拿着帐单的左手已经不自觉的握紧。

“没错，我就是亚利克。”他似乎对自己取的洋名颇为得意。“你叫我亚利就好了——”

不假思索地，在他一句话都还没说完时，方语彤强而有力的右钩拳已经准确地朝他的鼻梁挥去。

一声巨响后，只见这个名叫亚利克的男人倒卧在酒吧那不算大的舞池里。

他的双手捂着已然血流成注的鼻子，不敢相信地瞪着方语彤。

“他妈的你这死小鬼，告诉你，老娘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叫亚利克的人！”

她的双手擦在腰上，身上所散发的气势足以教所有对她有非分之想的男人退避三舍。

说完，她那两寸半的高跟鞋踩过躺在地上的男人，朝结帐柜台踱去，对于自己所造成的骚动完全不予理会。

这事要从方语彤帮她拜把姐妹——岑羽青安排与梦中情人会面说起。

那次她透过关系，好心的帮“哈”亚利克·路契夫哈得要死的羽青，安排了一次会面的机会。

本来方语彤心想，让羽青和她的梦中情人见个面、握握手、拍拍照，顶多再签名留念后，自己就可以走人

可她怎么也没想到，在羽青与梦中情人会面的最后关头，那个叫亚利克·路契夫的家伙居然问她有没有空？

好死不死的，当她直截了当的告诉那家伙她没空时，居然杀出了个程咬金——羽青的醋坛子老公——任云起，命令她得在亚利克停留台湾的期间内，担任他的“导游”。

她早知道任云起对于她提议要带羽青来看亚利克一事心生怨恨，可她没想到他居然用这种方法来整她！

导游？！哈！笑死人了！要她当亚利克·路契夫的导游？陪那个中看不中用的大花瓶游宝岛？

有没有搞错？

当然没有搞错，这个结论愈发清楚的在方语彤的脑海里成形。

如果只是单纯的“导游”，那她也就认了——就当成别人是花钱消灾，她方语彤是花时间消灾。

可不是，那个叫亚利克的大色胚不但时时刻刻牵着她的手，还在大庭广众之下对着她的嘴猛亲……

要不是顾及自己的形象，她早就一脚踹过去了，哪还容得了他在她面前放肆？！

而更可恶的是，当他做完这些轻薄的举动之后，居然还有脸对她说，方才他所做的一切仅只是对一个淑女礼貌的表现，没有任何的非分之想！

礼貌？！他骗谁 以为台湾还是个民智不开的落后国家

但是，当他将“淑女”两字扣在她身上之后，她也没法子做些什么 因为她要是当场做了什么“不淑女”的举动，那她现代、摩登的气质新女性也甭当了……

方语彤以为自己一定有法子忍到他离开为止，绝对能成功的抑制自己爆烈的脾气……不过，她的克制力显然没有她想像中得好……

而她此刻正在凯悦饭店的大厅，十分委靡的窝在沙发上，左手按着隐隐作痛的太阳穴。

“早知道昨天就不应该喝酒！”她勉强打开皮包，拿出里头消除宿醉的药水，苦着脸将它

一饮而尽。

那药水的苦涩让她的眉头一皱，就连精心装扮的粉脸也挤成了一团。

“可是我不喝酒的话，我心情会更不好！”

她不是会借酒浇愁的人，但是她的确会借着三分酒意，做出出人意表的事——例如昨晚在酒吧里，以一记右钩拳痛扁了另一个也叫亚利克的男人。

就在她自艾自怜之际，饭店的公关人员踩着稳健的步伐走向她。

“方语彤小姐”

一听到有人叫她，她连忙挺起背脊，原本窝在沙发里的身体立刻呈九十度的直角。

“是的。”她压下昏眩的感觉，挤出一抹浅浅的微笑，“请问有什么事”

对亚利克生气是一回事，但是她可不能让自己大家闺秀的形象就这么毁

开玩笑，为了树立这种形象，她努力了多久、做了多少牺牲才成功的，怎可因为一时的、小小的“不愉快”，而付之一炬

“是这样的，路契夫先生要我来请你到他的房间去。”

“他的房间？”这句话像警铃似的在她脑袋里嗡嗡作响。“不，我在这里等他就好”

去他房间？这怎么可以？那家伙在大庭广众之下都可以对着她的嘴猛亲、紧紧的握着她的手不放，要是进了他的房间……那岂不是羊入虎口，有去无回？

“可是他说有重要的事情要拜托你。”公关人员显得有些为难。

“重要的事情？”

“是”公关人员听到她的口气松动后，连忙加把劲地劝说，“听路契夫先生的口气，这件事情好像满严重的。”

严重？他会有什么严重的事发生？方语彤双眉紧敛，努力的猜测，到底会有什么严重的事发生？

“所以方小姐，我想你最好去看一看比较好。”

“这……”

要是那家伙生病，她又没有好好的照顾他，那么羽青知道了，一定会到饭店来奉汤喂药的照顾他。

而要是羽青这么做了，那任云起一定会气得脸色发黑……任云起要是气得脸色发黑，一定会来责怪她对亚利克照顾不周，进而迁怒到她头上……

他要是迁怒到她头上，那她老爸和老哥的生意就有点危险……而要是她老爸和老哥的生意有危险，那她的经济情况一定会陷入空前的大危机……

一想到这个连锁效应，纵然方语彤有千百个不愿意，她还是决定随公关人员去亚利克的房间看看，免得他真的病死异乡。

“好吧，那我们走吧！”

她站了起来，理理衣物，同时深吸了口气，准备和公关人员一起到亚利克的套房里。

“噢，方小姐，恐怕要麻烦你自己上去喔！”

“什么？！”公关人员的说法让她愣住

“是这样的，路契夫先生交代过，他只想见你一个人。”

对于住在总统套房的顾客，公关人员对他的所有要求，不论合理、不合理的，都要完全配合，以呈现“宾至如归”的高服务品质。

“我一个人？！”

“是的。”

“你的意思是——你不会陪我去他的房间？”

“是的。”虽然公关人员也很想瞧瞧超级男模私底下不为人知的一面，但是既然客人如此要求，他也只有照办。

独自一人与他同处一室的念头让她万分的惊慌，她甚至打算就这么离开凯悦……

突然间，她灵机一动，换了个方式思考。

其实与他单独相处也不无好处，至少她可以在不损及自己形象的情况下，好好的与他“讨论、讨论”他这三天来的不良态度……

当她迈开大步朝电梯前进时，她的心情几乎可以算得上是愉快的。

“嗯，其实自己一个人去见他挺不错的。”

方语彤到了总统套房门前，连门都还来不及敲，那雕花橡木门便自动开启就在同时，亚利克赤裸、壮硕的胸膛无遮无掩的呈现在她面前。

“语彤！感谢老天，你终于来了！”

可能是刚沐浴过的关系，他一头灿烂的金发还淌着水珠，结实精壮、没有一丝赘肉的高挑好身段也隐隐泛着水气。

而他脸上神清气爽的模样，更是让人一望即知，他有个高品质的睡眠。

虽然方语彤已经以十分严苛的标准来审视他的外表，想要从中挑出一些足以让她同他的崇拜者说：“那个亚利克……哼，不过尔尔！”的缺点。

但是，看到完全未经装扮的他，让她不禁感叹上天造人的不公！

她不是个诗人，她甚至没有任何一丝的诗意及浪漫情怀，可是看到初醒、未经修饰的他，却让她忍不住想要歌颂起他来。

他湛蓝的双眸就好像爱琴海那么清澈、无瑕，让人在他眼眸顾盼的瞬间，渴望沉溺其中，被他那仿佛蕴藏无尽深情的眼神给淹没……

他的五官有如经由最伟大的雕塑家细心、精确的雕塑而成。

他的身材可以说是人类完美极致的表现，她毫不怀疑，他只需一个微笑，便能让这世间一到九十九岁的女人为他疯狂尖叫！

如果说，她曾经以为照片上的他已经是摄影师登峰造极之作，那么看到他本人——尤其是在三十公分不到的近距离内——更是无法怀疑他是上帝为了宣扬美的心血结晶。

她从来都不质疑为什么羽青当初会如此的迷恋他……因为他的俊美是无与伦比、世间少有的。

只是她怎么也设想到，如此完美的一个人居然是个会借机吃她豆腐的人！唉……真的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就在他作势要将她给拥入怀中时，这三天下来的训练，让她及早向后退了一步，教他扑了个空。

“你有什么事”她强自镇定的反问，同时还要努力不让自己的视线往下掉。深怕看到了什么别人很想看，但自己绝对不该看的东西。

她的反应都看在他眼里，不过对于她的退却，他只是不着痕迹的笑了笑，并不多做表示。

从小到大，女人对他的反应就好像他是只珍贵的猎物，而她们则像是贪得无厌的猎人，总是带着一种近乎野蛮、即将失控的眼神盯着他……

直到他渐渐长大，开始了解所谓的“女人”之后，她们那混合著欲望、崇拜、痴迷的眼神，对他也就不再构成那么大的威胁。

或许是因为小时候存在心里的阴影，他无法接受那种赤裸裸对他表示好感的女人，对于那一味崇拜、迷恋他的女人们，也无法产生太大的好感。

他是有过几个女朋友，只是不知怎地都无法长久。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对男人除了友谊之外，再也没有别的情感……

直到遇见眼前的方语彤后，他所有的疑虑全都一扫而空，几乎是第一眼看见她时，就被她给吸引了！

这情形，就连他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她突然地出现在他面前。他甚至没说什么恭维他、敷衍了事的客套话，她对他亦无所求，替她的朋友办完事后，便毫无留恋的离去。

要不是那个对他有敌意的男人现身，帮了他一个大忙，这会儿他恐怕还在努力地打探她的消息。

“当然！”他闪开身，让方语彤进门来。“这是件非常重要的事。”

“噢。”她有些忐忑的走进他的房间，却被眼前那满坑满谷、散落四处的衣服吓了一跳。“怎么了，你这里遭小偷”

“不是。”他故意露出为难的神色，“我不晓得该穿什么衣服，配合你今天的打扮。”

“什么？”方语彤以为自己听错“对不起，可不可以请你再说一次？”

他是个天生的衣架子，穿什么都好像是为他量身订做的，只是，他喜欢看她生气的模样——

自然、不做作、又很可爱，让他忍不住想要将她一口给吃下去。

亚利克耸耸肩，轻描淡写地锐：“我只是想配合你的穿着而已。”

方语彤摇摇头，以为刚才听到的话，是宿醉后产生的幻听现象。

“衣服？！”她的神经紧绷到极点，“你就为了衣服？！这算哪门子严重的事！”老天，

她的太阳穴更痛

如果说，亚利克的答案没让她的脑血管破裂，那么他那显然有着一夜好眠、神采奕奕的模样，则是让她气得不知该如何“适当”、同时在“不伤人”的情况下表达她的愤怒。

“这件事非常的重要！”他正色说道，“如果我不请你上来，那么我就不知道你今天会穿什么衣服，要是我不知道你穿什么衣服，我就无法配合你”

“啪”地一声，她听到神经线在体内断裂的声音。

“你不必配合我。”她很勉强地将这六个字完整地表达出来。“你高兴穿什么就穿什么。”

亚利克很严肃的摇头。“不，我不能让女士出丑。”

“你是什么意思？”听到他这么说，她的背脊像是撑了竹子似的直挺挺的。“不能让我出丑？”

他的话已经严重的伤害到她的自尊。

“穿衣要视地点而定，像昨天我们到阳明山时就该穿休闲服，而不是穿着仿佛要进会议室与人开会的套装，那非常的不合宜，同时也不礼貌。”

亚利克得要是心盲、眼睛，才会看不出来她已经发火了！然而这是他要的——也要她完全全全的失去理智。

她很清楚的让他知道，他并不受她的欢迎。

一个人之所以不受欢迎，一定有原因——而他今天就要找出这原因何在！

当然，他可以开口问她，不过，他不认为她会给他真正的答案。

“穿衣服是一种艺术。”他一边观察她的反应，一边修改自己的言辞。“全身名牌却不懂得这门艺术的人，只会让人觉得这人是个没文化的暴发户。”

没文化的暴发户？！

这几个字像是一百吨的黄色炸药在方语彤的脑海里引爆，形成了一个火红色、巨大的火花，同时引起强烈的震荡，将她的理智、自制力、判断力全部给震得支离破碎，不复存在。

“你敢说我是没文化的暴发户？！”

她大步的走向他，死命的踮起脚跟，以手指头猛力戳着他光滑、结实的胸膛。

“你又算什么东西”老天，他的肌肉真是结实，害她戳得手指头都痛了起来。“不过是番邦来的化外之民。”

她索性不戳他，向后退了一大步，恶狠狠地瞪着他。

“和我讲文化？！”她气得头皮发麻，完全不理睬眼前这男人是国际时尚圈的首席男模、是岑羽青的贵客。“你这个野蛮民族也不过短短几百年的历史，和我这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拥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中华民族讲文化？你靠边站吧你！”

气愤未息，她继续滔滔不绝地说着——

“当你的先祖还在过着茹毛饮血、筑巢而居的日子时，我的祖先们已经开始种田养鸡，盖了房子，开始了定居的生活……你说，谁没文化来着？”

她的长篇大论他听得津津有味，与她相处了几天，他从不知道她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说上这么多的话。

事实上，这几天以来，她是非必要，否则根本不和他多说上一句……现下这个情况虽然称不上令人满意，不过至少是个开始。

至少，她开始愿意和他讲话。

“其实，”好不容易等她停下来喘口气时，他才慢条斯理的开口，“我并没有说你是个没文化的暴发户，你何必气成这个样子”

“我……”他的一句话将她原本欲急吐而出的话全给堵在喉咙里。

是啊，他说得没错，他又没指名是谁，她的反应何必这么激烈？

像她现在这模样，岂不是对号入座，自己承认自己是个没文化的暴发户？！

“你……”羞、怒、愧……各种情绪在她脸上快速的闪过，方语彤觉得自己快疯

长这么大，从没像现在如此的丢脸过！她气得像座爆发中的火山，而他却平静得犹如不起波涛的死海。

“我要走了！”

不成，她不能再这么下去。要是再继续下去，她无法保证自己还会做出什么丢脸的事。

她一定要走了！

可没想到方语彤才刚跨出第一步，亚利克便早她一步将大门给关上，同时以体型的优势，将她困在他的胸膛与门板之间。

“你想做什么？”

她将皮包防御性的摆在胸前，借此拉开两人的距离。

该死！他与她近得连他身上用的沐浴乳味道，她都有办法闻得出来——薄荷的，有些凉凉的，同时还掺杂了些许麝香……一种很男人的味道！就像他一样……

停、停、停！她在想些什么

“我不想做什么。”亚利克低下头来，靠着她的耳边轻语，“我只是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你……”他的气息严重的影响了她的心跳，一股无法抑制的颤动传遍了她的全身。“你想问什么？”

方语彤吞了口口水，滋润她那突然觉得十分干渴的喉咙，同时无力地靠在门板上，抬起头与他四目交接。

“你为什么讨厌我？”他的声音坚定，不容否决。

目光直直地望入她的眼里，从他的眼神，她看到他那有别于花瓶形象的钢铁般决心。

“我没有……”她的回答是心虚且没有力道的。

“没有？”亚利克挑起一道剑眉，显然对她的答案不满意。“是”

“我真的没有。”两人的气势在短短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互有消长。

亚利克的雄性魅力深深地影响了她。

方语彤从没像这一刻，如此确切的体会到男女的不同。他的味道像最诱人的香气，让她忍不住想要上前，深深地吸进一口；他的声音像柔软的天鹅绒，爱抚般地滑过她的肌肤……

这男人……老天……这男人……太危险了！

一级红色警讯在她脑海中闪动，本能告诉她要逃离这个危险的男人，但是她的四肢却硬是不听脑子的使唤，只能借着门板支撑身体的重量。

“你说谎。”

亚利克的双手绕到她的腰后、收紧，两人除了那个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小皮包阻隔外，他将她的双腿嵌入他的，因为这个动作，让下体无可避免地有了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她穿的是一条及膝窄裙，而这条裙子正如所有夏天的衣物，有着轻薄、透气的特性，也因为如此，她愈发清楚地感觉到他肌理的纹路、他肌肤的温度……

“我……”如果她能离他远一点……三公分、五公分也好！她一定能找得到理由来反驳他的质问。

但是在这么近的距离下，在他的呼吸都能撩动她的发丝的距离之下……她想不出来！

“我不喜欢别人说谎。”

此时的他就像粗犷的维京战士——无比的霸气，同时要人命的魄力十足。

“我……”她的意志已经不完全属于她自己。“我不讨厌你，”这几个字费了她好大的气力，才将它给说了出来。“我只是不喜欢你。”

“不喜欢和讨厌对我来说没有差别。”他强硬他说，完全不给她退缩的机会。“我要知道原因——不论是讨厌、或不喜欢。”

有那么一秒钟，方语彤失神地看着他，心里千头万绪不断地掠过。

不，她不是不喜欢他，她也不讨厌他……真的！这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女人会不爱上他、不为他疯狂。

可正因为如此，她努力地让自己远离他，让自己不被他那倾倒众生的魅力给左右。

“我不要爱上一个每个女人都爱的男人！”终于，她将藏在心里最深处的话给说了出来。

这句话像是一阵疾风，吹去了笼罩在她身边的激情迷雾。

“就这个原因？”亚利克稍微的松开她，不再像方才那样的紧逼着她。

“不然还有什么原因？”她没好气地说。

事实清楚得教人难堪——在他面前承认自己对他有着非分之想，更教她无地自容，恨不得学起鸵鸟将头给埋在地里，当作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发生。

“老天，你何必这么做？”他觉得荒谬又好笑。“你只要对我说就好”

“说？”她给了他一记卫生眼。“然后让你当笑话听”

不，这种事她做不到……虽然她终究说出来了……可这不同。

这不是她自愿的，她是被逼的！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亚利克严肃的反问，神色之中没有一丝的不正经。

“不然你要我怎么想？”方语彤的眼神四处飘移，就是不肯看着他。“拜托，这世界上对你这么说的女人多得是，美女一定也不少，你以为我会不自量力的想要和这些人一较高下”

“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人？”

“反正不会是我。”她故作无所谓的说。

“噢？”他生气了！“我不晓得原来你是这么个没自信的女人。”

“我不是没自信，我只是有自知之明。”她最恨人家挑衅、质疑。“而且我很清楚的知道，你不适合我。”

“我不适合你？”他的眼睛危险地眯了起来，双眼视线锁住了她的脸庞。“你不试试看怎么知道我不适合？”

亚利克的肌肉绷紧着，他的欲望随着气愤而窜升，他的男性象征也无可避免地抵住她平坦的腹部。

“你……”方语彤的脸疾速的泛红，就连心脏也不断地狂击着胸腔。

他的生理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她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他的男性象征正昂然挺立着。

“我？”他邪气地一笑，不理睬她的反应，“也许你试过之后会发现，我们两个比想像中的还要合适。”

语毕，亚利克低下头，以一记长吻封住她可能有的抗议。

第二章

方语彤觉得自己快要不能呼吸了！

亚利克的吻太急切、太饥渴，让她连喘息的空间都没有，只能趁着他稍微退开的时候，努力地吸足氧气。

她想要挣扎，但是没有办法。她全身上下唯一自由的就是她的眼睛。

她看见他忘情地吻着她，他长而卷翘的睫毛近在咫尺，他的气息盈满了她的所有感官。

在这一刻，她像是被催眠般地看着他，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他的存在。

他厚实的胸膛、强而有力的臂膀、坚硬如钢的大腿……所有他的特征只让她意识到一件事

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男人！而她，则是个臣服于他魅力之下的女人！

这感觉好奇特、好自然，又有说不出的快活。

仿佛他这样紧的怀抱、这样激烈的热情，合该存在于两人之间。

这一切的一切教她说不出个所以然。

她知道亚利克不适合她，她不应该任由他这么吻着她，她不可以让他的手在她身上游移

……

可是…这感觉真好

好得让她忘了该有的挣扎……此时此刻，她只想让自己沉沦在这种无法言喻的快感之中。

让他的身体熨烫着她的，让他诱人的气息满住她的胸腔，让他的体温温暖她颤抖不已的身躯……

亚利克似乎也察觉到她的改变，于是他抱起她，让她横躺在他的臂弯里。

他大步地穿过散落一地衣物的客厅，来到布置豪奢的主卧房，将她轻轻地放倒在柔软的大床上。

没有迟疑的，他将围在自己腰上的浴巾给扯了下来，让自己犹如新生儿般地在她面前赤裸着。

借由窗外透进来的光线，他那如古罗马雕像般健美的体魄竟完完全全的呈现在她眼前。

在方语彤还来不及反应之际，他将身子整个覆盖住她，用自己的双手撑在她的耳侧，好支撑上半身的重量，让她不至于无法呼吸。

但这个动作无可避免地，让两人的下体异发紧密的接触在一起。

方语彤自口中逸出一声惊呼，对于两人的身体接触感到十分陌生、同时虚弱。

“你……”由方才的接触，她知道他……嗯……起了生理反应。

可是当他的男性结结实实的压在她身上时，那感觉却是截然不同……她感到一种从未体察到的需要，在她的腹部纠结。

“我怎么”他低声反问。

不同于刚才热切、狂放的吻，他低下头，轻轻地在她的额头上印下一串串、绵密如羽绒般的细吻……不断地持续、往下……直到再次覆上了她的樱唇……

一番缠绵后，两人气息紊乱的分开，欲望在他们的周身流转。

“我要脱掉你的衣服！”他的话不像是询问，倒像是个非执行不可的命令。

在他双手不耐烦的解着她衬衫上的钮扣时，他的嘴也没闲着，深深地吻住她，一刻也不能忍受尝不到她的滋味。

当他终于解开她的衬衫，露出她白嫩细致、穿着蕾丝内衣的胸脯时，他饥渴地低下头，覆上那已然硬起的粉红色蓓蕾。

亚利克隔着那薄薄的衣料，以唇齿不停地挑逗着她，强硬的要求她也要有所回应。

方语彤的双手不自觉地探索着这与她全然不同的身体，他的肌肉是那么不可思议的结实，有如被丝绒包裹住的钢铁，有着光滑的触感，而内在却是令人折服的强硬。

当她爱怜的划过他的背脊时，她听到亚利克清楚的呻吟声，他的反应直接的满足了她女性的虚荣心……只可惜她这小小的、顽皮的举动，马上被他在她身上所制造的高潮给取代

她无助地吟哦，看见他解开她的胸罩，褪下她的裙子……此时此刻，两人之间再也没有任何的阻碍。

她看见他半坐在床上，结合力与美的身躯在她眼前完全地呈现。

“喜欢你看到的”他的笑谑中带着诱惑的色彩。

害羞的情绪在刹那间席卷了她的周身，就连胸口也因羞报而泛上一层淡淡的瑰红……此刻的她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她近乎饥渴地注视着他的身体，体内有股熊熊烈火烧炙着，她不知道要如何才能熄灭这灼烫她身躯的烈火？

“你喜欢”

亚利克拉起她柔软的身子，让两人面对面的贴合著，他抱着她，缓缓的摆动，让他的身体摩擦她细致的肌肤。

“告诉我，你喜欢我这么靠着你”

他粗大的手指不断地摩擦着她女性柔嫩的肌肤，在她身上制造一波又一波足以将她整个淹没的快感……

方语彤听到自己近乎哭泣的渴求，她的双手攀住他厚实的双肩，腰部不断地前倾，渴望得到更多、更多……

但他似乎是故意玩弄她，在她要求更多时，却无情地退开。他的举动让她烦躁、空虚……她想要被填满，可是他却残忍的拒绝满足她。

“亚利克……”下意识的，她呼喊着他的名字，不住地将自己的身体靠向他。“我要……”

这强烈的情欲对方语彤来说是莫名且未知的。

她察觉到自身体内处散发出一种强大的渴求，呼唤着某种能满足它的力量，这欲求太强大了，甚至超出她所能控管的范围。

“你要什么，语彤？”

他在她的耳边低语，他的气息沉重，浑身热得难受，但是他知道自己必须忍耐，他必须从她口中，听到她说出那神奇的字眼。

“我要……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她开始哭泣。

欲望是那么强烈，痛苦是那么的直接，她知道她离自己想要的东西很近，可是她就是无法找到。这沮丧的感觉教她浑身难受，甚至连哭泣都无法舒解她的压力。

“看着我！”他强硬地抬起她的下巴，让她直视着他。“你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告诉我，你要什么？”

他不容她退缩。

“我要你！”像是受到蛊惑似的，方语彤迷失在他的眼里，在他的引导下，她终于解脱

“这是我的荣幸。”他挺起腰，以一记有力的冲刺，将自己深埋入她湿热、紧窒的甬道。

在奋力的驱驰中，完完全全迷失在她那小巧、甜蜜的躯体里……

当激情褪去，礼教、理智逐渐抬头后，方语彤几乎无法接受刚才所发生的，那竟不是梦里

的场景，而是无法挽回的事实！

亚利克仍然搂着她，他的体温替她驱走了空调所带来的凉意。

但是这样的姿势却在在的提醒着她，刚才所发生的不是她有生以来最狂放不羁的梦境，而是铁一般的事实。

“你说，我们两个不适合？”他的大手轻轻地滑到她的腰侧，引起一阵轻颤。“我倒是看不出哪里有不合适的地方。”

事实上，他们是该死的合适！他想不出任何一次能与这回匹敌的经验……喔，不，在她身边，他根本想不出来与其他女人所度过的任何时光。

背对着他，方语彤咬牙咒骂着自己的无能、软弱、缺乏自制力、贪恋男色……总之，任何能让她想得出来的名词，她全兜在自己身上。

最后，她有了个结论——

“我这个猪头！”这是她所能想得出来最贴切的形容

她不是个猪头是什么？

诱惑一上身，脑子全成了一团浆糊，除了控制呼吸道的延脑正常运作外，连控制平衡的小脑也失去了作用……

而主掌五感的大脑更是连提都甭提了——完全的丧失‘行为能力’！

那时的她，连猪都还比她高一阶……至少那些猪还能四脚平稳地站在地上，她则连站都站不稳。

丢脸！太丢脸了！

“你说什么？”

由于她刚才骂自己的话是中文粗话，因此亚利克完全听不懂她话中的意思。

但从她的肢体语言看来，她现在的感觉肯定和他所感受到的截然不同。

方语彤拉着被单，硬是将身体挪到床侧，让自己远离他的影响力。

她以手将身子撑了起来，用力的作了个深呼吸，努力维持最后一丝的尊严。

“我要走”转过身去，对上他质问的眼神。

她强迫自己在讲这句话时，不论他脸上会有什么样的表情，都要直视着他。

“你要走”亚利克英挺的眉宇间罩上浓得化不开的怒气。“我可以知道为什么”

她要走 在他们有了如此的亲密关系之后？！这个女人到底在想些什么？！

方语彤不是笨蛋，她看得出来他在生气。好吧，她承认，他的怒气让她有点小小的心慌……可是话又说回来啦！他生气干她什么事？她不过是……不过是……一时把持不住，教他给勾引

他们两人之间除了先前那小小的‘意外’，可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没有为什么。”方语彤试着让自己的声音平稳，不带一丝感情。

只可惜在两人都是赤身裸体的情况下，她想表现出淡漠自持的模样，实在是种徒劳无功的尝试。

特别是亚利克壮硕、健美的身材，就在伸手可及之处，而她又无可救药的深受这具完美躯体的吸引……

他完全明白自己的身体对她所形成的影响力，就算她已经努力的想要拉开两人的距离，不过只要两人还在床上，这样的距离对他来说便不算什么。

“任何事都有原因的。”

他抬起手，将她掉落额间的发丝给拨了回去，同时不着痕迹的以手背划过她的脸颊，停留在她欲语的嘴瓣上，稍微加重力道地揉捏，然后在她开口抗议之前收了回来，诱惑似的将自己的手指放入口中吮吮。

他这一连串的动作让她看痴了！

若不是心里还记着自己今天已经够丢脸了，她一定会教他给迷得忘了一切……

“语彤，我还在等你的答案。”

亚利克好整以暇的欣赏刚才那小动作在她身上所造成的涟漪。

他的一句话让方语彤如梦初醒般的睁大了眼，当她终于明白他对自己做了什么之后，她的脸立即红得足以比拟熟透的番茄。

“你……”她指着她，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

“我怎么”他无辜的张大眼回应她的话。

“你……”方语彤咬牙切齿的看着他，心里有股不得不发的怒气。“我……”

“噢，我都知道，”他将她伸出的手整个握住，然后放在心窝上。“你不必说我都知

道。”

方语彤用力的将手给抽了回来，“你知道个屁！”这时，什么礼教、规范、待客之道全教她给忘

“我当然知道。”他深情地凝视着她，“我知道你爱我！”他轻柔的抬起她的下巴。“也知道你羞于启齿，但是……”

他故意停顿了一会儿，欣赏她那想要将他碎尸万段的锐利眼神。

“在爱之前，你永远不必觉得羞耻。”

“谁羞耻来着？！”方语彤气得连被单都忘了拉，直挺挺的站了起来。“告诉你，就算我爱你，我爱的也只会是你的肉体。”

亚利克咧嘴一笑，一点也不觉得被冒犯

“这倒也是个好的开始。”

大多数的女人的确是被他的肉体给吸引，不过，通常她们都用尽各种理由，就是不愿承认实情。

倒是她，老实得可爱。

“还有，我必须告诉你，你的胸部是我看过最美的。”不大、却可以让他一手掌握，如凝脂般滑腻的触感更教他不能自己。“当然，尝起来也是最美味、最棒的罗！”

方语彤的反应是立即、且惊天动地的！

她低下头，发现自己居然就这么无遮无掩的站在他面前，等到她看到他目光的焦点何在时，她尖叫了一声，蹲下身子，恶狠狠的瞪着他。

“你这个色鬼，给我转过去！”

“我说过，在爱的面前，你完全不必觉得害羞。”

像是在老虎嘴上拔毛一般，他不但不转过身，反而在她的忽视之下，站起来走向她。

“而我就是你唯一、也是最后的爱。”

“什么？！”她唯一、也是最后的爱？！“你说什么？”

方语彤在心中覆诵他刚才说的话，他的宣示教她惊愕得不知该如何反应？

唯一、最后？这家伙有没有搞错 他凭什么说这些话？！

“亲爱的，我知道你现在还很难坦然承认心中对我的情意，不过没关系，我们有一辈子的时间来找出这个答案。”

“谁对你有情意来着？！”她双拳紧握，恨不得自己的手臂够长，能在这种距离下一拳击中他那挺直的鼻梁。“你胡扯！”

如果，她真的如他所说的，对他有着爱慕之意；那么在他这种自大狂妄、几近恬不知耻的宣示下，她心中才刚刚萌芽的爱苗也在怒火之下被烤干

“不论你说了些什么，”他以谅解、带点宠溺的眼神看着她，“我都知道，这些全不是出自于你的本意。你的自尊还不允许你承认这个事实。不过，亲爱的，让我们一起来打破这无谓自尊在我们之间造成的障碍吧！”

“你……”他愈说愈不像话了！

方语彤自认为虽不是辩才无碍，但至少还口齿清晰、答辩自如，可她怎么也没想到，这么一个观赏用的国际超级大花瓶居然说得她哑口无言。

教她否认也不是、承认也不行——笑话，她根本不爱他，要她怎么承认！

古人的智慧告诉她，在这种情形之下只有一计可行——

“你要怎么说，是你的自由。”

她连忙抓起散落在一旁的衣物，以破纪录的速度将它们全套在身上。

“不过，别想我会被你愚弄。”她脸上的妆早被他的热吻给弄得七零八落，不过两害相权取其轻，现下不是注重外表的时候

她要是再不赶快离开这里，那她薄弱的意志力一不小心又要被他给瓦解了……

不！丢脸的事她绝不会再做第二次。在意乱情迷下献身给他已经够糟了，绝对不能再来第二次！

“现在，我郑重的告诉你——你的导游从今天开始，换人了！”

说完这句话，她拎着高跟鞋、抓着皮包，以逃命般的速度离开了他的房间。

而亚利克并不急着将这个他唯一想要、却又死命想逃离他身边的女人给追回来。

他自在地走向衣物间，套了件针织、露臂套头衫，同时选了件黑色紧身牛仔裤，将他结实、强壮的肌肉表露无疑，然后他对着穿衣镜微微的勾起嘴角，露出个绝对会教天下女人尖叫的邪气笑容。

“换人是”他随意的将头发往后一拨，“只怕某人会不同意。”
是啊，他现在只要上这‘某人’的家中，与他的妻子聊上一会儿，所有的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亚利克起出那天岑羽青私下交给他的名片，拨了通电话给她——算是问候一下他的头号影迷。

电话响了约莫五声左右，一个愉悦、甜美的声音从电话另一端响起。

“喂，访问岑羽青小姐在”他低沉、略带磁性的声音透过话筒更显迷人。

“亚利克？！”岑羽青怎么也想不到，她的偶像居然会打电话给她！

兴奋的她脑袋一片空白，一时之间除了以崇敬的声音喊出他的名字外，其他的客套话则一句也想不起来。

“是的，是我。”她的反应让他淡淡地露出个微笑。

他可以想见此时她脸上的表情，应如那日见到他时的反应相同——兴奋、不敢置信。

他礼貌性地等着她再度开口，不过，十秒钟过后，他决定还是由他主动开启话题会比较好些。

“有件事想麻烦你。”

“喔！当然没问题！”听到亚利克有事情要拜托她，她连忙打起精神，全神贯注于听筒上。

“是这样的，我有些事情想请教任先生，不知道你是不是方便将他公司的电话给我？”

“好！”她毫不考虑的答应

通常一般人若遇到这种情形，必定会先探问对方的用意，不过岑羽青不是一般人，她是个极度迷恋亚利克的超级影迷。

为防亚利克找不到任云起，她还将自个儿老公千交代、万嘱咐不得对外散发的专线号码给了他。

亚利克拿到电话号码后，先谢过她一声，才对她说：“对了，你今天应该会在家吧？”

既然今天他的专属‘导游’放他鸽子，而他在台湾又人生地不熟……没法子，他只好去找别人的太太聊聊天罗！

“会”

岑羽青由于最近刚被诊断出来已经有孕在身，因此被下了禁足令——除非有任云起信任的人陪伴，否则不准她外出。当然，他信任的人的名单内，绝对不包括方语彤。

“那好，不介意我等会儿到你家打扰吧？”

“你要来我家？”她在电话的那头倒抽了口气，“真的？没骗我？”

“等你看到我站在你家门口时，你就会知道我是不是在骗你”他笑答，“对了，我得去打通电话，等会儿到你家时再聊。”

拿着话筒，亚利克拨出还烫手的新号码，至此，他的追妻计划正式展开！

第三章

任云起在接到电话后，气急败坏的以最快的速度开车上路，务必要在那个叫亚利克的家伙之前，回到位于天母的家中。

可没想到当他回到家中时，看到的却是这幅景象——他心爱的妻子正与亚利克亲密的靠在一起，低头看着摆在桌上的一本剪报。

“耶，你怎么回来”

岑羽青看到自个儿的老公气冲冲的跑了回来，心虚的赶紧将私藏的珍品——全是与亚利克相关的东西——推到茶几底下。

“我没事不能回来”

眼尖的任云起早瞧见那堆积如山的录影带、杂志、剪报……这些东西可以稍后再处理，眼前最重要的，便是将亚利克与她分开得愈远愈好。

他若无其事的走到两人中间，硬是在不到三十公分宽的位置中坐了下来，同时还占有性十足的搂住岑羽青的腰，二话不说，直接印上一记深吻，好消除心中熊熊的妒火。

亚利克对于此种情形，不作任何的评论，既然他要任云起回来的目的已经达到，就没必要再捻虎须。

当任云起终于有余力审问这个不受欢迎的客人时，已经是五分钟之后的事

“你来我家做什么？”他的口气在任何人耳里听来，都不能算得上“友善”两字。

“云起，你怎么这么没礼貌？！”

看到他对自己的偶像态度如此恶劣，纵然怕被来个秋后算帐，但她还是挺身而出，为亚利克这个客人争取应有的权利。

“亚利克到我们家来就是我们的客人，你这种待客之道要是传出去，一定会被别人讲闲话。”

“对于‘他’这种客人，我既不欢迎也不希望他来。”听到老婆为亚利克说话，那好不容易才降温的妒火立即以燎原的速度席卷了他。

“其实我今天并不打算来，”亚利克耸耸肩，表示自己会到这里来，是出于无奈。“要不是因为我的专任导游丢下我一个人不管，我也不会来打扰羽青。”

聪明的亚利克认为，此时不宜引起任云起与岑羽青两人的争执。

如果他今天时间充裕，那么他倒是不反对欣赏这两人的双簧表演。

不过，现下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让今早落荒而逃的方语彤心甘情愿的回到他身边。

嗯，她可能不会怎么心甘情愿，但是逃离他身边这事，应该是不会再发生。

“你说方语彤没有尽到她的责任？”任云起一下子就听出了重点。

因为方语彤没有善尽职责，所以才让亚利克这家伙吃饱撑着没事干，上他家寻他秽气？

“也不能算不尽责，”亚利克不打算将今早发生的事情公布。“只是她今天不知怎么了，一直都没出现，所以我只好来找羽青，看看她知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好，我懂”任云起脸色一沉，“我现在就把她找过来！”

“你别忙了，”岑羽青插嘴道，“我已经打过电话到她公司、家里，都找不到她，就连她的大哥大也关机了”

“我有办法找到她！”任云起的声音里充满着决心，“就算要将整个台湾给翻过来，我也要教她在两个小时之内现身。”

他向来是说到做到，绝不空口说白话。

“那就先谢谢你”亚利克看得出来任云起这种男人要是做了承诺，便一定会做到。

看来他这着棋是下对了！现在他要做的，便是坐在这里等待方语彤的出现。

方语彤离开饭店后，二话不说，开着车子火速的飘回自己家中。

先是将家里的电话线拔掉、大哥大夫机，然后将自己给锁在房里，还特别嘱咐母亲，要是有任何人来找她，都说她不在。

她无法确定亚利克是不是会真的不顾一切的追来，只是有种很奇特的预感。

她自己也说不上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当他停止嘻笑时，他看她的眼光严肃、充满占有欲，好像她身上真的标了个“亚利克所有”的记号。

她不习惯这种被占领的感觉，太不习惯

向来在爱情游戏里，她是拥有主宰权的那一个。

在历任男友面前，她从不觉得自己是个无助、渺小的弱女子。

可是，在他面前……老天，光是看着他，就能让她浑身无力、呼吸困难。

她可以说，都是他那有若太阳神阿波罗般的外表，害得她失控、脱轨。

但是……好像不只如此。

如果她真的如她自己所说的，只是被他的外表给迷惑，那……那这几天下来，她也该看够了，那蒙住她心、眼、神的迷雾也该散去

不过，事实却不是这么一回事。

他照样吸引她，那程度比起她所见过的任何一个男人都还要来得深远。

在心里深处、一个她拒绝去看清的地方，亚利克的影子已经深植其中，纵然她费尽力气想要将他摒除，也只是种徒劳无功的努力。

如果她肯对自己诚实一点，她真的、真的还挺喜欢他的……甚至可以称之为爱。不过，这感觉还没强烈到她没了他便活不下去。

躺在床上，方语彤以薄被蒙着头，努力的想要理清这一切。

“我是满喜欢他的，”她的爱，绝不轻易出口。“可还没喜欢到没了他便活不下去的地步。”

这点，她自己倒是十分明白。

她喜欢他，甚至比喜欢还要多上那么一点，可要是有一天没了她，也许她会难过个一阵子，倒还不至于痛不欲生、生不如死。

不过……就怕一个不小心失了心，她一天比一天更喜欢他，甚至是刻骨铭心的爱上了他

……

天 万一他在那时收了腿、变了心、爱上别的女人，那她要怎么办

“不可以！”想到这里，方语彤掀开覆在头上的被子，直挺挺的坐了起来。“这种事绝对不可以发生！”

她要的男人得是一个很爱、很爱她，同时也只爱她一个人的痴心汉！如果不是这样，那她宁可不要。

也就是因为这样，她交过不少男友，但是没有一个能打动她的心。

想想，平凡如她男友们的男人尚且无法做到她要求的地步，更何况是像亚利克这种外在条件得天独厚的男人！

她方语彤向来是个利己主义者，遇上亚利克这种女人的天敌、男人的公害，她能躲就躲！

“对，就这么办！”

她是个乐观的人，就算事情糟到极点，她还是有办法看到光明的一面。

现下，她不过是和他发生过一次关系，没道理就要这么栽在他手上嘛！

虽然这是她的第一次……不过……没关系，第一次给了他也不吃亏。

想想，多少女人梦寐以求、千金不见得求得到的事情，她却是得来不费吹灰之力……嗯……如果不以道德观来论，她还算是赚到了呢！

这么一想，她的头痛也好上许多，整个人也放松了下来。

她这人有个性，只要心情一松懈，精神就会跟着懒散，只要人一懒散，她想做、能做的也只有睡觉一事

伸了个大懒腰，用力的打了个呵欠，她躺回床上，准备好好的睡上一觉，进行所谓的“完全休息”！

可当她舒舒服服的躺在床上，准备两眼一闭，上九重天找周公聊聊天之际，却听到母亲在房门外急促的叫着她的名字。

“妈，什么事？”

懒得起床一探究竟的她索性躺在床上，提高音量与站在门外的母亲对谈。

“你爸找你，说有重要的事，赶快起来接电话。”

电话？噢，她明明将家里的电话线给拔了下来 再说，她要真的忘了拔，如果有电话进来，她房里的这支分机也会响

这是怎么回事？

带着疑问，她下床出了房间。门外的母亲一看到她，立刻将自个儿的行动电话交给她。

“快点，你爸等很久”

“爸怎么会知道我在家？”她有种很不好、非常不好的预感。

“我怎么会知道？”她母亲将电话塞给她后，便像个没事人的离开。

瞪着电话，虽然不太想接，但是对方是她的父亲大人，支持她经济命脉的父亲大人打来的电话，就算她吃了熊心豹子胆也不敢不接。

“爸，你找我”

“不找你，我打电话回家做什么？”

由父亲的声音判断，她想，应该没发生什么要命的大事才对。

“我正在睡觉，你找我做什么？”

“任先生有急事找你，要你到他家走一趟。”

“任云起？！”老天！任云起找她向来没好事，她的预感果然准确！“爸，你有没有帮我

问问，他找我做什么”

自从任云起和老爸搭上线之后，她简直是个听任任云起差遣。同时不支薪的女婢嘛！

“有什么好问的？任先生有事找你，你去就是了，哪来这么多话！”

“可是——”

“没有可是，快去！”她父亲说完最后的指令，立即收线，不让她有任何辩驳的机会。

“怎么办？”看着手里的行动电话，她有被逼上梁山的感觉。“前有恶虎、后有豺狼，我该怎么办？”

去——顺了老爸的心意，遂了任云起的目的，可苦的是她自己。

不去——违逆老爸的命令，简直是和自己的财源过不去，不仅如此，任云起肯定又会想法子来整她。

这简直是缩头一刀、伸头也是一刀，早死晚死终究只有一种结果！

“我是招谁惹谁了嘛！”

今年绝对是她方语彤有生以来最倒楣的一年！

父命难违，纵然方语彤有千万个不愿，也只好开着车子来到任云起家中。

一路上，她不停地安慰自己，好歹羽青也是她的好朋友，要是任云起那家伙又想出什么整她的点子，那她至少可以要羽青帮她挡上一挡。

如果这招还不管用，那……没关系，路是人走出来的，办法也是人想出来的。反正她现在也不确定到底会发生什么事，不如就别继续自己吓自己了，到时候再见招拆招也不迟。

心里有了这层笃定后，她觉得踏实多了，也不像在路上时那般的忐忑不安。

当佣人带着她来到客厅时，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亚利克？！”老天，这由恶魔转世的家伙怎么会在这里？！“你怎么会在这里？”

她明明记得没告诉过他羽青的地址，为何这会儿他会好整以暇的待在任云起家中的客厅？

“说得好，他怎么会在这里？”任云起一看到她立即发难。“这个问题该是我问你才对吧！”

方语彤看着他，心里想，老天，他今天可不是普通的生气——他是非常生气！

“我明明记得，我‘麻烦’你担任他的导游不是”他板着一张脸，那声音是绝对的零度。“难不成我家也成了观光重点，所以路契夫先生今天才会到此一游是”

“这个……”方语彤支支吾吾，不知该怎么回答他的质问。

“我想应该不是吧！”任云起自己给了答案，“那好，既然我家不是观光景点，那为什么他会晃到这儿来？那是因为你这个导游没有尽到责任。”

“这几天以来，我每天都有带他出去玩。”

说她不尽责？拜托，她最近每天带着一本厚厚的旅游手册，开着车跋山涉水，带着亚利克上山下海，一路上还得忍受他的毛手毛脚、吃豆腐的行为……

这个任云起居然敢说她不尽责？！

“你尽责？”任云起的鹰眼一扫，让她陡生的气势顿时又弱了下来。“你尽责，那他为什么今天会坐在这里？”

“任先生，”亚利克皱起眉头，非常不喜欢任云起对她颐指气使的态度。“我想你误会了，语彤这些天来的表现，确实是个十分优秀的好‘导游’。”

方语彤压根没想到亚利克居然会挺身而出替她说好话。

“优秀？”任云起不习惯有人反驳他的意见。“如果她真的优秀，你这时候就不应该在这里！”

“其实，我现在就要离开”亚利克站了起来，以行动支持自己的话，“一开始，我便是想要拜托你们夫妇俩帮我找到语彤，现在既然她已经来了，我也该告辞”

“等等，”任云起听出他话中有话，“你的意思是，如果她再来个临时缺席，你还会再来？”

亚利克耸耸肩，“应该吧，要不，我也不晓得上哪儿去找她。”

听到他这么回答，任云起的脸色比刚才还要阴沉三分。

他从外套里拿出一张名片，然后在上头写了几个号码，递维亚利克。

“拿去，这是她家里的电话，还有她父亲公司的电话。如果她再失踪，先打这两支电话，说是有事找她，她的家人会负责把她给揪出来的。以后，别再来烦我！”

两个男人当作方语彤不存在似的，大刺刺的谈起她的事。

“成交！”亚利克很是爽快的答应。

“什么成交？”

听到这段对话，方语彤立即发难。

“我可不是任凭你们两个差遣的仆人！”目中无人了，他们太目中无人了！“我可是个拥有独立自主权的成年人。”

任云起对她的抗议不为所动，反正只要她能让亚利克远离羽青，牺牲她也无妨。

而亚利克他只是笑了笑，然后宽大的说：“亲爱的，我当然知道。”

他走到方语彤身边，在她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一把搂住她的腰，让她想逃也没法子。

“只是你说这话不是太生疏了 毕竟我们的关系可是非同寻常。”他语意暧昧的又说：

“你对我的误会实在太深了，我并不想差遣你，我只是想能天天看到你、天天听到你的声音，这难道有错”

“我们什么关怀也没有，”她欲盖弥彰的反驳，“你别乱说话！”

“我有没有乱说，你心里应该比谁都还要清楚。”

“你……”她就知道，来任云起家中准没好事。

“语彤，”此时，在一旁听了许久的岑羽青开口了，“我是不清楚你们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亚利克刚才那一席话，可让她感动不已。

“可是，我想，你真的不应该误会云起和亚利克的意思。”她的眼睛晶亮，眼神里充满了少女的梦幻情怀。

“云起只是希望你能帮我陪陪亚利克，并没有别的用意。”她开始替他们说情。“而亚利克……”她叹了口气，“你难道不觉得他说的话实在太感人了”她想，亚利克一定是爱上语彤了！“你就别再误会他了！”

“误会？”方语彤有如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我……”

什么误会！他那种说辞才叫天大的误会！

“羽青，你弄错了！”她一定要让在场唯“二”的女性站在她这条战线上，要不然等会儿怎么死的都不晓得。“事情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

亚利克就知道，到任云起家中，果然是正确的选择。

这会儿他什么都不必说、什么都不必做，自然有人帮着他。他决定让事情多点看头！

“对，羽青，你真的不要误会！”他一脸凄沧的开口“语彤绝对没有使计对我做出什么不好的事……这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他的说辞让在场的三人都愣住

“什么？！”方语彤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

她绝对没有使计对他做出什么不好的事，一切都是他心甘情愿的？！

他在说些什么天方夜谭 她当然没有使计，因为使计的是他。他当然是心甘情愿，因为引诱她的人就是他！

“这个……语彤……”岑羽青一脸惶恐的看着她，“你这样做……好像有点不太好……”

“我什么都没有做！”冤枉 为什么是做贼的喊抓贼？“他……我……”着急的她不晓得要说些什么？

她没法子指责亚利克说谎……他说的的确都是实情，只是他以纯熟的演技，让所有人以为被害人是他，而她是那个加害人。

“羽青，你别责备语彤”

亚利克只差拿手帕拭泪的动作，便能完美的诠释“现代弃夫”的模样。

“我本来以为我与语彤是两情相悦；没想到……事实是残酷的，这只是我个人的一厢情愿……是我不好，及不上语彤……你千万别怪她。”

“不行！”他那哀戚的模样着实触动了岑羽青那柔弱易感的心。“我一定要为你做主！”

“羽青，你疯啦？”方语彤简直快被她给气死！“你难道看不出来，这家伙只是在演戏而已？”

“语彤，我认识你这么久了，我不敢相信你居然是这种敢做不敢当的人。”

事实证明，她的确看不出来！

“我什么都没做！”方语彤再次强调。

“你别再狡辩了，”她现在是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了——除了亚利克之外。“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你一定要对亚利克负责。”

“负责……”

方语彤也火了，原本打算将今早“不小心”发生的事情当成最秘密的秘密，然后直接给忘可没想到被岑羽青这么一激，她的火气一上来，什么该说、不该说的，她全管不了了！

“我根本不必负责。”她气呼呼的说，“要负责，叫那个破了他童子身的女人负责。还有，该被负责的人是我，因为我是个处子，他不是，我吃亏！”

当她将这些话吼出来时，她知道完了，这下她是怎么也别想和亚利克画清界线了！

第四章

方语彤那句话一出口，比起先前亚利克自导自演的戏剧震撼力，还要强上数十倍。

“我看，”局外人任云起说话了，“这应该是属于两位的隐私。”

他扶着不知该做何反应的岑羽青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对于今天这场闹剧，不打算继续参与。

“这个部分，我与羽青不便介入，恕我们先告辞。”

方语彤对于自己莽撞行事，这时可说是后悔不已。虽然她与羽青是多年好友，可是这种事教她给知道——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一格格外令人尴尬。

丢脸事一天两回，而且知道的人一次更胜一次！

老天，她不要活了！

“让我死了吧！”她无力的瘫坐在沙发上，双手将已然绯红的脸整个给遮盖住。

“你还好吧？”

亚利克就算听不懂她话中的含意，但从她的动作看来，倒也不难猜出她所要表达的意思。

“不好！”听到他这么问，方语彤猛然抬起头来，以自认为最凶恶的眼神盯着他。“发生这种事，你要我怎么好得起来！”

“噢？我倒不觉得发生了什么事。”

既然木已成舟，不如坦然接受。反正他们两个都是成年人了，在两相情愿下有了超友谊关系，实在不需要大惊小怪。

再说，他要的可不是短暂的一夜情。

她是第一个让他动心的女人，只要能留下她，让她待在他身边，使些小手段也是无可厚非，虽说这些小伎俩谈不上光明正大……

不过，无妨，目的达成即可！

现在，她虽然对他还有排斥之意，不过，他相信，只要他能攻破她的心防，她一定能接受他。

“你当然不觉得，”方语彤试着让自己平静下来。拒绝再让他给激怒。“丢脸的又不是你！”

他是男人，当然觉得这种事根本不值得一提。

“丢脸？”他皱起眉头，对她以“丢脸”两字来形容他们之间的关系颇有微辞。“和我在一起，让你觉得丢脸？”

“不是。”方语彤双手一摊，对于他的缺乏理解能力，感到十分无力。“你别老是曲解我的话好不好？”

“既然和我在一起并不丢脸，那么这事何来的丢脸之有？”

“哎呀！”她生气得双手擦在腰上。“你是外国人，你当然不懂！我是云英未嫁的闺女耶，居然将我们之间发生的事当着众人的面全抖了出来……这……”从学校毕业之后，她自认脾气已经改进了许多，可事实证明，她还需要心灵再造的工作。

“发生在我们两人之间的事再自然不过，这在每对相爱的男女之间也是再寻常不过。”

相爱的男女？他的这句话让她皱起眉头。

“等等，你说什么？相爱的男女？”

她可不觉得他们的情形可以用“相爱的男女”来形容，充其量只能叫——两个失去理智的

男女！

“难道不是”

亚利克靠近她，深情款款地注视着她，同时掬起她的纤纤玉手，将之放到唇间，轻轻地在她的手心、手背各印下一个吻。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时，爱神便在我身上施了魔法，让我想要不计一切朝你飞奔而去……虽然你还在抗拒这事实，但是我在你眼里看到了与我心中相同的火花，它就叫——爱！”

他的话非但无法打动方语彤，反倒教她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什么跟什么”她用力的抽回被他给握住的手。“别的女人吃你这套，可不代表在我身上就管用！”

他要是吃模特儿这行饭，改行去演戏，那座奥斯卡小金人对他来说，肯定如探囊取物般的简单。

想用花言巧语迷惑她？开玩笑，她方语彤可不是被耍着长大的，以为他这点小小的伎俩就能骗得了她？

他再等一百年吧！

“不管你信或不信，”亚利克不打算反驳她的话，“不过，我必须说，除了你之外，我没有别的女人。”

“哈哈！”她夸张的大笑三声，“就算在你之前，我是完全的没经验，不过，你知道的，我们台湾有句谚语——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走路！我虽然以前没和男人上过床，不过，这可不表示我会相信你的谎话。”

一个没经验的男人会对床第之事如此熟悉？骗谁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他岂不是自个儿赤身裸体，对着想像中的女人做过不少次练习了……要真是这种情形，那未免也太好笑了！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对她激烈的反应，亚利克仅只是报以一笑。“我的意思是，在你之前，我从没对别的女人认真过。”“噢？”方语彤挑起一道柳眉，“那你接下来是不是要告诉我，性与爱是可以分开的？”

“如果你想要我这么说的话。”他从善如流的回应。

“笑话，谁想听纯粹动物论的屁话？”

有性无爱，简直和动物没两

更可悲的是……她好像也落入这畜生道中……而更令人难以启齿的是，在当时，她的的确是乐在其中。

“既然你不想听，那我就不说。”此时的他可是完完全全的委曲求全。“不过，你不想听的原因，应该是因为你不赞同它。”

“当然！我怎么可能赞同那种低等行为？”

“嗯，我想也是。”他沉吟了一会儿，“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他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一句风马牛不相及的话？

“我明白我们今天是在爱的基础下，完成了人世间最美好的事。”

“爱的基础？”方语彤讶异得连嘴巴都忘了关。

老天，他又是从哪里得来这个结论

“没错，你反对有性无爱的性关系，这就表示，你一定是因为爱我，所以才同意与我发生关系。”亚利克以她的论点自行演绎出这个结论，“事实证明，我们是相爱的！”

他出其不意的紧紧抱住她，无视于她的挣扎，利用体型上的优势将她困在怀里。

“太好了，语彤，我爱你，你爱我，现在我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了——

“我们什么事都不会做！”她在他怀里，勉强将这几个字给吼了出来。

不过，她的反对并不被接受，亚利克迳自将他的答案给说了出来——

“我们结婚吧，语彤。”

结婚？与亚利克·路契夫？开玩笑，她方语彤可没疯！

好吧，她承认，他真的是个非常迷人、风度翩翩的伟岸男子……这样的男人，拿来当情人的话，简直是棒透了！

不但可以带出场，让众家女子嫉妒到心里生疮，还顺道做足了自己的面子，那景象说有多拉风就有多拉风！

想想，所有人眼光的焦点全摆在他身上，这情形光想，就能满足她那要不得的女性虚荣心。

可是，这是情人，可不是老公！

她的老公呢，不必帅、也不必很有钱，只要很爱、很爱她就成啦！

就算面对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时，她的老公也要能面不改色的当着所有人的面前撒谎道：

“我的语彤，你是世界上最美的！”

是罗，她要一个爱她至死不渝的男人，就算在她人老珠黄、青春不再之际，也能牵着她的手，共度每个日夜晨昏……这是多美的一幅景致

可是，这样的一幅景致，她怎么也没有法子将之投射在亚利克身上！

她绝对相信，时间不但不会减损他的魅力，反而会在他身上增添一股成熟男子特有的风采。

当她已经是鸡皮鹤发的老太婆时，他还是个风采翩翩的男人……这教她怎么受得了

除此之外，她还是嫉妒心超强、占有欲特旺的女人，她绝不能容许别的女人觊觎她的男人，尤其是要携手共度一生的男人！

归纳以上种种情形，为了自己好，不论她多么的渴望亚利克，绝对不能任自己的心沉沦。

可是面对亚利克超强的柔情攻势，以及他那足以迷倒世上所有女人的风采……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嘛！

如果说她可以逃得远远的，拉开两人的距离，这倒也好办……可是事实上，她不能！

若是她想离开他，不要说任云起不准，就连羽青也不同意，而她爸妈更是以任云起的意见为依归……

老天，她简直是众叛亲离，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下嘛！

不成，山不转路转，路不转她转！

就如同她说的，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她一定要尽全力扭转这不利于她的劣势！即知即行是方语彤的优点。于是乎，她立即打了通电话给长她十岁的大哥方震宇。

“哥，”电话接通后，方语彤立即发难，“你一定要帮我！”

“怎么，你又没钱”

方震宇听到宝贝妹妹那千篇一律的开场白，直觉的联想到她肯定从父亲身上挖不到足够的零用钱，才会打电话给他。

“不是啦！”她抗议道，“人家我真的有麻烦了啦！”

“你会有什么麻烦？”

“哎呀……”这事要教她怎么向自个儿的亲大哥启齿……“你别问了嘛！”“我不问的话，就算我想帮你，也不知从何帮起！”

“怎么会？”她认为这事就算她大哥不知情，也一定能使得上力。“你一定帮得上忙的啦！”

“喔？”他可不这么认为。“要我怎么帮忙，先说来听听！”

“这个……哥，是这样的啦……”她支吾其词。“我记得你有些朋友好像挺喜欢上高级酒店，找漂亮又有气质的女人寻欢作乐，不是”

“你想做什么？”方震宇在电话的那头皱起眉头，总觉得事有蹊跷。

“是这样的……我有个朋友的朋友最近来台湾，需要个女伴游——”

在打电话前，她已经编好了一整套合情合理的剧本。

“你知道的，就是‘那种’女伴游嘛……那我朋友不晓得要上哪儿找这种女伴游，所以找我帮忙想办法……我就想罗，哥你不是有些朋友特别爱好此道 所以我想你应该有管道，帮我朋友这个小忙嘛！”

“你这朋友是谁？”他直截了当的切入问题核心。“我认识”

“这个……”她没料到大哥会突然冒出这个问题。“你应该不认识……”“那好，我不认识的人这个忙我也不必帮。你去告诉那个我不认识的你的朋友，就说你对此事是无能为力。”

“等等、等等！”老天，她哥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精“你应该认识啦……”羽青，我对不起你，请不要怪我！方语彤在心里默默祈求岑羽青的原谅！“谁？”

“羽青，岑羽青。”

“她？”他记得她，一个娇小、可爱的女孩，是语彤的大学同学。“她怎么会有那种需要‘女伴游’的朋友？”

她看起来比语彤还要乖巧，有可能认识一个性好渔色的男人

“哎呀，那是她爸朋友的儿子啦！”

岑伯伯，我也对不起你！在方语彤的“对不起名单”上又多了一员。

有句话说得好，当你说了一个谎言，就必须以另外一百个谎言来圆第一个谎。算一算，截至目前为止，她说的谎已经多到数不清

“哥，一句话，帮不帮忙？”

再这样下去，事情一定穿帮，与其如此，她不如及早放弃。

方震宇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才说：“好吧，我帮你问问。”

“太好了！”她喜出望外，“哥，既然你都要帮忙了，那么就送佛送上西天，你一定要帮我……我的意思是说，你一定要帮羽青的朋友找个美艳无双的女伴游喔！”

“美艳无双？”

“是啦，哥，我们总不能让外国人以为台湾没带得出去的女人吧！”他叹了口气，有这样的妹妹，肯定是他上辈子欠她的。

“知道了，这一、两天有消息我会通知你的。”

亚利克冷眼看着眼前这个不知打哪儿来的女人。

“有事”

他的声音就如同他的眼神，冷得好比寒流来袭，教人不禁打了个寒颤。“你是亚利克·路契夫？”女子张着一双狐媚的眼，不断的向他送秋波，同时说着一口还算流利的英文。“我叫丽娜。”

“你是谁好像与我没有任何关怀。”

这种浑身充满铜臭味的女人，不论在哪个地方，都有着相同的特征——美艳，却是俗不可耐，总以为自己只要笑一笑、勾勾手，男人便会像只哈巴狗般的向前，任凭她们使唤。

“噢？”她笑了笑，抬起手来，以涂满了鲜红寇丹的指甲，挑逗的划过他裸露的结实臂膀。“无所谓，反正等会儿你就会巴不得要和我有关怀

本来妈妈桑说有个怪女人出了比一般高出两倍的价钱，要她到饭店来陪个老外时，她还不怎么乐意。

不过，看到他之后，她完全改变了当初的想法。

这样的男人，就算要她倒贴，她也心甘情愿。

“不见得！”他的脸上依旧不见暖意，反而有更趋严峻的倾向。“是谁找你来的？”

“谁找我来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来”

她整个身子一软，作势要跌在他的怀抱里。

对于她的举动，亚利克既不躲避也不排斥，顺势将她给搂进怀中。

“嗯，你说得没错。”

他将大手罩在她的胸部上，轻轻的揉捏，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便引得她娇喘连连。

“不过，总该让我知道是哪个好心人，送我像你这么可口的尤物，好让我日后能好好的感谢你，你说是”

“啊……对……”他的动作并没有因为他的话而中断，反而不停地刺激着丽娜，让她完全不能自己。“妈妈桑说……是一个怪女人讨钱让我来的……我也不知道她是谁？”

怪女人？她的话让亚利克英挺的剑眉紧敛。

他认识、同时最有嫌疑的女人就只有一个——

方语彤！

“亚利克，我们别站在门口浪费时间”她的性欲已经被他完全的给撩起。“我们进去你房里，再继续……”

然而他突然停下所有的动作，同时将她给推开。

“怎么”

丽娜的脸仍因他刚才的举动而潮红着，她的气息更是紊乱得有如刚跑完百米竞赛。

“你的工作已经结束，现在，请你离开。”

他已经得到他所想知道的，她也没必要继续留下来

“什么？”她瞪大眼，不敢相信的看着他，“我什么都还没做耶！”

亚利克懒得与她争辩，眼前，他还有更重要的事待办。

“我建议你最好马上离开，要不然等我把警卫请上来了，那么难看的可是你。”

“你说什么？”她入行这么久，从没遇到过像他这种不懂得怜香惜玉的家伙。“我说，你

可以走了，如果运气好的话，应该不会遇上警卫才对。”

他退回房门里，当着她的面将门给甩上。

“很好，语彤甜心，你真的让我生气了！”亚利克的脸上尽是浓得化不开的怒气，“我会让你知道，有些事是做不得的。”

很快的，她将会知道，当一个男人的欲望掺杂着怒意，所做出来的“惩罚”，会是多么地令人——

蚀骨销魂！

第五章

亚利克穿着一袭墨棕色三件式西装，出现在方家大门口前。

如果他猜测得没错，那么，今天要那个应召女郎到饭店找他的怪女人，肯定是方语彤。

而依据他对她的了解，此刻的她必定会窝在她觉得最安全的地方，直到她使的小计谋成功之后，才会再度出现在他面前。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特地上她父亲的公司，确定了她的动向后，到这里的原因。

他伸手按了门铃，准备好好的质问她一番。

约莫过了两分钟，亚利克才听见一个极度不耐烦的声音从屋子里传出来——“好啦、好啦，别按了！”

然后是开锁的声音，以及一阵的咕啾声，不一会儿，他便看到脂粉末施的方语彤穿着宽大的T恤，一脸倦意的来应门。

当她看清来者何人时，原本惺忪的双眸立即睁大。

“怎么会是你？！”

老天，这是怎么一口事？她今天早上还特地打电话到那个与她接洽的妈妈桑那里，确定那个她付了高价找来的女伴游已经在前往亚利克住的饭店的路上了……怎么……怎么他现在会在道理？这……不对 她虽然只与他……嗯……有过那么一次关系，可就那一次也足以让她知道，他不应该是那么“不济”的男人嘛！“现在几点？”她记得她打电话时是早上八点半。

“现在几点不重要，”亚利克的表情是前所未有的严肃。“我有事要和你谈。”

“什么事？”警铃在她脑袋里震天价响。“有什么事我们可以到外面去谈。”开玩笑，现在在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她怎么可以放他进去？万一又像那天一样，发生了她意料之外的事，那岂不是更糟糕？

一次就已经让她成了大笑柄，要是有了第二次，那她这辈子岂不是永不得翻身？！

“我不认为这种事适合在外面谈论。”亚利克轻轻推开挡在门前不让他入内的她，“两个地方让你选——你家，或者是我的房间。”

他的房间？！根本不可能嘛！要是她再进去，那天的回忆必定会像潮水一般朝她涌来……再加上万一她把持不住……绝对不可以在他房间！

“好吧！”她退到一旁，警戒的看着他，小心翼翼的在两人之间保持两公尺以上的距离。

“你有什么话，现在可以说。”

“你不先把门关上？”他指着门，示意她将门给关上。

“不，开着门比较通风。”方语彤牵强的解释着。

其实真正不关门的原因很简单，万一发生了什么她无法控制的事，她至少还能在理智尚未完全消失之前夺门而出！

“说吧，你找我有什么事？”

“好，那我就明说。”他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自在地走向沙发，舒舒服服的入座。“约莫一个小时前，是不是你吩咐那个叫丽娜的女人到我房里？”

听他这么一说，方语彤整个人像是被电到似的跳了一下。她支吾了好一会儿，不晓得该说些什么。

“当然不是！”她心虚的别开头，以躲避他洞悉一切的眼神。

“不是？”亚利克脱下西装外套放在一旁，随即站了起来走到她身边，以手抬起她的下巴，双眼定在她那因为心虚而泛红的粉脸上。

“不是的话，你为什么要心虚？”

“我……我才没有心虚。”她挥掉他的手，往旁边一站，好再度拉开两人的距离。

不过她这个动作显然是徒劳无功。因为他长手一伸，便将她给锁在怀里动弹不得。

当他在做这个动作时，也顺势将大门给关上。然后他放开她，让她的背抵着门板，双手定在她的两侧，让她无法遁逃。

“没有心虚？”亚利克点点头，身子向前倾，“那你为什么不敢看着我？”“谁说我不敢！”方语彤听到他这么说，随即挺起背脊，睁大眼瞪着他的蓝眼珠。

亚利克早知道她根本不可能承认早上那件事是她指使的。既然他不抱这个期望，对于她的反应倒也不会太讶异。

“嗯，我相信你敢。”他在她的后边这么说，两人的距离近得连彼此的呼吸都能感受得到。

“不过，你相不相信只要我愿意，绝对能将那个主事者给揪出来？”这不是威胁，而是保证。

他的眼神告诉她，他并不是在开玩笑，而是十分的认真。“你……你要是将那个人找出来后，打算怎么做？”方语彤小心翼翼的问着，深怕露出破绽。

“我打算给她一点小小的教训。”他邪气地一笑。“你们中国人不是有一句话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什么？！”她大叫一声，“你也要找个牛郎给那个人？！”

不会吧，万一她真的教他给揪了出来，难不成他真的会弄个红牌牛郎给她？“我有说那个人是个女的”亚利克抓出她话里的语病。

“这个……”方语彤的脑袋里闪过千百种脱身的法子，可是却没一个管用。“我用猜的。”

“噢？”他的剑眉微微一挑，“你不觉得这不合理 如果是个女人的话，那她何必大费周张的弄个女人给我？她亲自上阵不就得 毕竟我对自己的魅力还有几分自信，当然罗，在床上的表现也不会令任何女人失望。”

亚利克这番话听在方语彤耳里，说有多刺耳就有多刺耳！

好像她找女人去陪他，是出自于偶像崇拜心理，将那女人当成礼物送给他享用。

拜托，她找那女人的用意是希望他能转移目标，别再来缠她，让她过着原本悠游自在、不被男人给左右的日子

“我为什么要亲自上阵？”她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将这句话冲口而出。话才一出口，她便开始在心里哀号。

她就知道这男人靠近她，她的大脑就无法正常运作，连思考的速度也因他的接近而减慢，甚至连脾气都无法控制自如。

“喔，终于承认”他将下半身紧紧地压在她身上，不让她有任何逃脱的机会。“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他身上特有的男人味让她近乎无法呼吸，亲密的动作更教她浑身发软，不知如何是好。

不成，她不能这么容易受他的影响，方语彤深吸了口气，勉强拉回一丝理智。

“因为我不希望你继续缠着我。”她索性把话给挑明了说。

“所以你就找了个女人，希望我就此忘了你的存在？”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好，难得你这么诚实。”亚利克认为她一直在说谎，不仅对他，也对她自己。

他可以感觉得到两人之间的吸引力，不单是性方面，且是来自更深层的心理需求。

他认真且严肃的检视过这莫名的情绪，发现这种他以前所不知、甚至欠缺的东西就叫爱。

没错，他爱上她了！而他绝对相信她也是一样，只是她拒绝敞开心灵去接受这个事实。她甚至惧怕它的发生……亚利克不明白她的恐惧何在，但是他不会、也不愿让她那毫无道理的恐惧，阻止两人在一起的机会。

“那么，我就把话说明”他坚定且不容拒绝的说，“我爱你，而且我绝不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同时，如果你不能说出个让我满意的答案，而是一味的拒绝我……我必须告诉你，我绝不接受这种拒绝。”

他十分强悍且专制的宣示他的立场！

“这样，你懂了”

面对他如此强势的作风，尽管方语彤在心里呐喊着“反抗”两字，但是不知怎地，她就是出不了口……

“很好。”亚利克将她的沉默当成是默认。“我刚说的‘处罚’依然生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在心理上她或许仍顽强的拒绝着他，不过她的身体可比她的心要来得诚实多
如果他不好好的利用这项优势，那么，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笨蛋！

当方语彤察觉到亚利克的意图时，为时已晚，此刻，她被他结结实实的钉在门板上。

“你想做什么？”她这么问简直是多此一举。

她早知道亚利克要做什么，也明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她应该要拒绝他的……真的，她不能一错再错，她必须要坚定且清楚无比的向他说——不！

“你说”亚利克一寸寸的靠近她，最后将他那性感无比的双唇覆上她的，阻断了她所有可能的抗议。

方语彤知道自己该拒绝他……至少该要试着推开他，而不是有种冲动想将双手插入他那有如阳光般灿烂的金发里……

其实他的怀抱并不是那么的紧，只要她稍微用力，便可以挣脱这诱人的枷锁；可不知怎地，她就是找不着那股足以将他推开的力气。

他的吻太诱人了，他身上所散发的男人味让她犹如蜜蜂遇上香花似的，怎么也不想离开。

当他吻着她、抱着她时，方语彤忘了理智所警告的一切、忘了自己该离他远远地，而不是与他胸靠着胸、腿靠着腿的拥在一块儿。

亚利克察觉到她已经在他的怀抱中软化，于是他让自己的双手大胆地滑到她的臀部，捧起她的身子。让她轻轻松松地与他相望。

他停止了那炙烫她全身的吻，然后定定的看着她。

“语彤”他低语着，“看着我，然后告诉我，你看到什么？”

方语彤被动的张开双眼，照着他的话做，仔仔细细的看着他。

她看到他那湛蓝的双眸正弥漫着情欲的狂潮，而在他的眼瞳之中，她看到自己的倒影——一个满脸酡红、嘴唇微肿、但却有着喜悦神情的女人！

“我……”体内惊人的热度正烧的她的全身，让她喉咙干渴，让她有种着火的错觉。“我看到我自己……”

她不知道他想听些什么，但是此刻，她完全只能依照本能来描述她所看到的事物。

他将她的下身稍微抬高，让两人最私密的部位无可避免的接触在一起。

“你想知道我看到什么”他在她耳边低喃，“我看到一个我爱的女人在我的抚触下融化、颤抖、吟哦……我看到这个我爱的女人全身赤裸的躺在我身下，在我进入她时大声呻吟、喊叫着需要更多……而我想让她成为世上最幸福的女人。”他分开她的双腿，让它们勾在他的腰间，寻求支撑。然后他带着她，走到距离两人最近的房间内。

在行进间，他的坚挺不断的撞击着她女性的幽谷，这非人的折磨让方语彤只能紧紧的抓住他的肩膀，免得自己因这无法充分满足的快感而叹息。

她使劲的咬住下唇，阻止自己发出任何声响，但是不一会儿，亚利克立即解决了她这个难题。

他以唇、舌开启了她紧闭的双唇，随后他的舌头便长驱直入，与她的丁香小舌缠绵、嬉戏……

当他们终于进了卧室时，两人已经因为那无限度增强中的需要而喘息不已。“你知道我们两个是天生的一对！”亚利克喃喃地诉说着，“这是上天注定的。”

他将柔若无骨的方语彤放倒在床上，双手撑在她头部的两侧，以下半身压在她身上，不让她有思考的机会。因为每当她的脑袋开始运作，她又要开始违背自己的心意。

“我不懂，我已经向你明确的表白了，你为什么还要拒绝我？”亚利克双眉紧蹙，对于这点深深不解。“是我的方法错误”他的吻不停歇的落在她泛红的双颊上。“还是你觉得我的诚意不够？”

他以为当他向一个女人做出一辈子的承诺时，就是他所能展现的最大诚意。他曾经有过几个女友，与她们在一起时，感觉上总是少了点什么，以至于当她们向他提出这个要求时，他总

是断然拒绝，不留一丝情面。

可等到自己找到了这个要与之共同生活一辈子的女人时，她却拒绝他？

“告诉我，你要我怎么做？”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所追求的、所要的。“只要你一句话。”

在意乱情迷之际，方语彤哪想得到那么多。在见不着他、不受到他的影响时，她或许可以仔细且正确的分析出自己不愿接受他的原因。

可是现在……他的体热包围了她整个身躯，他的气味充塞了她的胸腔……这时候的她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何要拒绝他？为什么要拒绝一个如此有魅力的男人？“我不知道……”方语彤张开迷蒙的双眼，吐气如兰的说，“我真的不知道……”

老天，这太不像她自己了！她方语彤不该是这个样子的

她原本是个有主见、完全知道自己人生方向的人，甭提是对男人的喜好了！可是……怎么一遇上亚利克，她的主见没了、她的方向也迷失了，就连对男人喜好的定义也模糊

这……难道爱情就是这样 让所有已知的一切褪色，让未知的须域占领了她的思绪，所以她才会如此的困惑、无所适从？

等等！她爱他？她真的爱上了他？

这个事实不断地在方语彤的脑海里重复、放大。直到它清晰得让她无法置之不理。

就因为爱他，又怕深深地爱上他，同时担心让他明白之后，到最后换来的是一场空时，伤害永难磨灭。所以她不断的拒绝他……

“你知道的，”亚利克坚定无比地说，“只是你不愿意告诉我。”

他捧住她的脸，以绵密、深情的吻缓缓地品尝她的双唇，让她在他的吻下融化。

“告诉我，你要什么、怕什么，我要怎么做你才会对我坦白？”

“我要……”他的吻让方语彤犹如置身在梦中似的，是那般的舒畅、没有负担。“我要你永远、永远都是我的男人！”

她是个贪心的女人，她要她的男人永远爱她、永远不离开她。

亚利克听了她占有欲十足的宣言后，脸部的肌肉扯动了嘴角，笑容在他的唇边漾开

“永远是个很长远的名词。”他以自己的额头抵着她的，“不过，我喜欢你的这句话——我永远、永远都是你的男人！”

他的话让他无比的兴奋，他从不晓得如此简单的几个字，从她嘴里吐出竟是如此煽情，比起任何甜言蜜语更加的挑逗人心。

老天，他必须马上拥有她！

第六章

看着在自己身边熟睡的亚利克，方语彤心里真是五味杂陈。

向他将一切袒露，固然像是把心中的大疙瘩给除去，面对他时不再会有心慌意乱的感觉。

可是相对的，让他明了自己心中所想的，让她觉得异常脆弱，好像古时上战场的战士身上少了盔甲，总是少了那么点安全感……这感觉真是不知该如何形容是好。

他说，他爱她……嗯，这句话听起来虽然让她的心理非常舒坦……可是，她不晓得为什么世界上女人那么多，想成为他女人的必定为数颇众……而这众多的女人当中，一定不乏超级美女、社交名媛之类的……

那……有这么条件好、外貌佳、脾气甚至比她好上十倍的女人供他选择，他为什么独钟自己？

嗯……并不是她妄自菲薄，只是……这整件事情总是透着些许的怪异，让她不得不怀疑

她知道自己的条件不差、家世也不错……可她相信，只要长眼睛的女人都难逃亚利克的魅力。也就是说，一定有比她好上百倍的女人追求过他。

只是他为什么没有和她们之中的任何一人定下来？既然她们没法让他定下来，做出婚姻的承诺，她又是何德何能

事实上，她从一开始就拼命的躲避他，不止什么都没做，甚至还找了人想让他转移注意力。

这样的她，到底是哪点让他欣赏？又哪点促使他向她求婚？

“你在想些什么？”亚利克撑起身子让自己坐起来，侧过头在她紧蹙的眉间印下一记轻吻。

他发觉方语彤靠着床头，满脸尽是疑惑，像是有什么天大的谜题解不开似的。“我有个问题要问你。”

她是个憋不住疑问的人，要是心中有了疑惑，一走会想尽一切办法解开谜团。“什么问题？”亚利克搂着她的肩膀，让她的头倚在他的臂弯里。

“你爱我哪一点？”她很是严肃的问。

她的问题让他微微一愣。

“为什么问？”从她的表情看来，她对这问题是非常认真的。

“因为我搞不懂！”方语彤有太多的事不懂

如果他是个好色的男人，当然，他要找的女人是愈漂亮愈好！如果他是个贪财的男人，那么，想当然耳，找的对象自是愈富有愈好！

好吧，就算一个男人不好色、也不贪财好了！

哪个男人不爱美女？哪个男人不希望自个儿的女人背后能有点靠山

不讲别的，如果她是个男人，她就这么希望——人财两得。

将心比心嘛，连她都会这么想了，更何况是他 所以她不懂

她不懂为什么他选择了长得不是顶美、家里又不是顶有钱的她

“你有什么地方不懂？”

要解释自己对她的感情，一时之间也说不清楚。简单来说，就是一种直觉！一种一望即知的直觉——他看到她的瞬间，就知道她是他要的。

这说法虽是不合逻辑，不过却是千真万确、毫无虚假。

“全部，”她诚实的说，“我全部不懂。我不懂你为什么找上我，我甚至不懂你说你爱我是为了什么……所有的事情都该有个合理的解释，不是”

他的大手抚上她细致、光滑的肩头，他的剑眉微敛，似乎在思考着该如何开口。

“语彤，你相不相信一见钟情？”

“信”她可没忘记当羽青第一次瞧见亚利克在广告里出现的模样……她只差没痛哭流涕来表达内心的激动

简单来说，亚利克是个容易让女人一见钟情的对象。

“羽青第一眼在电视上看到你的时候，马上打电话给我，宣布她恋爱了！”她附带说明，“就是那支你在雨中闲逛的广告片。”

“那支广告啊……”她的附加说明让他淡淡一笑。

他回想起，当时那支广告的导演要求他得表现出在雨中落寞、茫然的神情……不过，她说得没错，他当时还真的只是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闲逛而已。

“我的一见钟情和她不同。”他倒觉得岑羽青的“一见钟情”，只是一种偶像崇拜心理而已。

“当我看到一见钟情的对象时，我可不会只是打电话告诉身边的朋友——我恋爱了！”他直言不讳，“我会想法认识她、接近她，无所不用其极的制造两人相处的机会，我要她也和我有相同的感受——我要她也爱上我。”

他停顿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她的下巴，让两人四目相接。

“这，就是我对你做的。”

原本方语彤正全神贯注的听他讲述他的“一见钟情”与羽青的“一见钟情”的差异，可没想到他居然冒出一句——

这，就是我对你做的。

认知像是一把削铁如派的利刃，划开了笼罩在她眼前的布幕，让她清清楚楚地看见这个事实——

“你说……你是说……你对我一见钟情？”

这怎么可能？她明明记得当他见到她时，可没露出什么惊为天人之类的情绪

他只是以一种让她浑身起鸡皮疙瘩的眼神，不停地打量她，那眼中所流露出来的讯息，她可不会称之为“爱意”，她只觉得自己好像猎物似的……怪可怕的。可是现在一对照他所说的……这一切好像又都合理

他会无所不用其极，只为了接近她、制造相处的机会……

“好啊，原来你就是为了这个才问我有空。”她生气地推开他，“你怎么不直接说你

对我有兴趣？”这样还省事些。

“亲爱的语彤，”他以了然的眼神看着她，“我要是这么说了，恐怕你早就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要是真发生这种事，你教我上哪儿去找人？”

依她这种鸵鸟性格，这是绝对会发生的事。不要说她了，一般人遇到这种事，恐怕心里也会存疑，更何况是她

“本来我是希望能借助我的超级影迷——羽青的力量来说服你……”他耸耸肩，“不过，我只能说任先生的出现真是意外的惊喜，他简直是老天派来帮助我的幸运天使！”

“等等，”方语彤拒绝让他牵着鼻子走。“你还没说你为什么爱我！”

她要知道答案，而且是具体、明确的答案。她要的不是“一见钟情”这四个字。

“我爱你的全部。”他的手插入她柔细的发丝中，轻轻按摩她的头皮，这个动作则让她因为快感而战栗。“我爱你说话的样子、我对你生气的样子，我甚至爱你指着我的破口大骂时的泼辣样……只要是你，我都爱。”

亚利克的答案依旧十分笼统，不过，她满意

至少就目前来说，她是“暂时”满意

依照亚利克的原订行程，来台期间他唯一的工作，便是为自己代言的服饰品牌的旗舰店剪彩，顺道做一些造势活动。

但这些工作早在他来台的第一、二天，便已全部结束，也就是说，剩下的时间全属于他自己的，他要怎么安排便怎么安排，没人能干涉得了他。

只是台湾传媒的影响力实在是无远弗届，居然能教他的经纪人特地从纽约打电话给他，要他“一定”得接受某个节目的专访。

他断然拒绝了经纪人的要求，同时表明，他在台湾的期间一律不接任何工作……不过上有政策，下头自然会有对策出现。

他的经纪人立即表示，他要是不配合的话，原本被延着的工作恐怕得马上开始。也就是说，他如果不答应，那么他就得立即结束休假返回纽约，开始一连串的工作。

两害相权取其轻。

花一、两个钟头去参加录影，总比在还没确定方语彤不会趁他回纽约时远走高飞，便被迫离开台湾要好上许多。

虽然他真的不想参加那类无聊的录影——不就是问问他与一些超级名模、摄影大师合作的观感，以及他工作时发生的一些琐事……不过，有时碍于人情这些活动，还真难推得掉。

“为什么你来录影，我得陪你来？”方语彤脸上的表情再明白不过的表示，她不喜欢陪他一起来录影。

“因为我怕要是我一个人单枪匹马上阵，会被一些对我虎视眈眈的女人给吃”他打趣的说，“有你在身边，不管在哪里，我都觉得安全得像在家里——”方语彤给了他一记白眼，压根就不信他所说的。

她之所以不想陪他来，是因为不愿自己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不想被别的女人以异样的眼神围剿、不想听到什么“亚利克身边怎么会跟着一个这么普通的女人”之类酸溜溜的凉话……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说的？”她认为他根本就是不想让她有片刻清闲。自从那日，她对他说出了深藏内心的话语之后。他几乎是要她二十四小时全天候陪在他身边。

嗯……大多数时候他还满有绅士风度，甚至可以算得上是个体贴的好男人。可每当她提起要离开他，拥有一点个人生活时，他要不是霸道的不让她走，就是吻得她脑子一片空白。

甚至当这些不入流的法子都不管用时，他竟采取“色诱”她的手段，这……这……他实在是太可恶了！

“我当然不会这么以为，不过，我的确是如此的希望着。”亚利克的眼睛里闪动着戏弄的光芒，“想想，当我心爱的女人全心全意的信赖我时……身为一个男人，他还能要求更多”

“全心全意的信赖？”方语彤在听到这句话时，眉头揪紧得差点打了个结。“你作梦吧！”

“你难道没听过‘美梦成真’”

“我只听过好梦醒来一场空。”她没好气的白了他一眼。“好啦，你再和我哈拉下去，你也甭录影”

亚利克果真是个大牌耶！像这时明明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主持人都已经就定位了，可

就他一个人还悠悠哉哉的站在这里，不停地和她抬杠，完全无视于别人的存在。

更绝的是，居然没有人来制止他，任由他浪费所有人的时间？老天！在台湾，就算是天王、天后级的明星，也没人敢狂得像他这般目中无人吧！

真是的，他不过就是个长得好看、有点名气的男模特儿，说穿了也只是个活动衣架兼观赏用的花瓶，没什么了不起

怎么在场所有人看他的眼神，好像是看到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似的？

“其实来录影非我的本意。”他无奈地叹口气，“如果可以，我宁可把这半天的时间，拿来和你单独在饭店里度过。”

“亚利克路契夫，你的思想给我放干净点！”方语彤紧张的看向四周，担心两人的对话被别人听见。“你不想要面子，我还想。”

“这和面子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她气得脸都红

“你是个男人，又是个外国人，本就是化外之民，礼教于你，当然无所谓。可是我不同，我还是个云英未嫁的女人，这种事怎么可以在公开的场所拿出来？”“噢……”只见他若有所思的点点头，“原来你是在担心这点啊……”他沉吟了会儿，然后接着说：“这个问题好解决。”

亚利克走向制作人，附在那人耳旁不知说了些什么，只见制作人喜出望外的握着他的手猛摇，而后制作人叫了个工作人员过来，交代了几句话后，那工作人员便跑得不见人影。

方语彤对于他这一连串的举动深感不解，“你对那个制作人说了什么？”

“也没什么，请他帮我办点事。”亚利克将这问题一语带过，“好啦，离我们的录影时间还有一个小时，你说，我们这一个小时要做些什么才好？”

“一个小时？”她看着手表，“你不是一点就要开始录影了”而现在已经是一点二十分了！也就是说，他已经整整拖延了二十分钟！

他现在竟然还说，一个小时后才开始录影？

“嗯，”他耸耸肩，“他们临时改变了计划，所以我们只好等罗，现在，你说我们该做些什么才好？”他别有所指的说。

“坐下来等。”

方语彤再度白了他一眼，自己找了张椅子坐下来，开始闭目养神，好补充这些天在他的“干扰”之下所损失的睡眠——谅他在大庭广众之下也不敢对她乱来。

美丽、大方、端庄又抢眼的女主持人在访问一开始，便不断的向亚利克送秋波，而话题也不意外地绕着他的模特儿生涯打转，再不然就是拿出陈年的绯闻来，询问他事件的真假……

外表上，亚利克维持一贯性感的微笑，在女主持问道某些私人敏感话题时，要不是打迷糊战，便是用他的百万笑容带过；而在心里，他则是觉得愈来愈不耐烦。直到女主持人问起了每回当有外国男明星来台湾时必问的一个问题——

“你喜欢台湾的女孩”

女主持人显得异常兴奋与期待，巴望亚利克能对着她说出“喜欢”两字。当这期待中的问题终于出现，亚利克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站了起来。

而像是事前便套好似的，有个工作人员突然抱着一大束红玫瑰，以及一只锦盒出现在录影现场，引来一阵又一阵的惊呼。

亚利克迎上前，将这一大束的红玫瑰及锦盒给接下，然后转向镜头。

“其实我不仅喜欢台湾女孩，”他停顿了一会儿，而后看向全场的女性，“而且在今天，我打算向在场的某一位女孩求婚。”

他这话一说出，所有女人全都倒抽了口气，现场一片哗然。

女主持人显然以为亚利克口中的“某一位女孩”就是自己，兴奋的将两手捧在心脏附近的位置，脸上的表情是既羞又喜，一副不敢相信的模样。

就在这个时候，亚利克突然离开摄影机所能猎取的范围，直直的走向左方的角落。坐在控制室的导播连忙透过麦克风要摄影师跟着亚利克，以便取得最佳的镜头。

只见亚利克停在一个显然已经在椅子上睡着的女孩面前。

他对她的反应感到既生气又好笑，不知该拿她如何是好……不过，唯今之计，他能做的便是唤醒她

他低下头，以自己的双唇覆上她的，细细啃咬、轻啮，终于在她的唇间找到一丝空隙，将舌头伸了进去。

就在他准备给她一个忘情的法式深吻时，她醒了！

“亚利克·路契夫，你在搞什么？！”这个“她”，便是先前提议要“坐下来等”的方语彤。“我明明叫你不要吵我的！”

这句话才刚说完，她立刻注意到身边围满了人，就连棚内的四部摄影机也全集中在她身上。

这么一瞧，方语彤吓得连忙挺起腰杆，以自认为最有教养的姿势坐在椅子上，然后不断的向亚利克使眼色，要他利用他那庞大的身躯挡掉所有人的视线。可没想到他不但没照她所想要他做的做，反而在她面前单脚跪下，将那束红得刺眼的玫瑰花不由分说的塞到她怀里。

方语彤为了顾及形象——这里毕竟是“公共场所”，而且还有四部摄影机对着她——她只好“面带微笑”的将这束花给收了下来。

确定她不会将花摔回他的身上时，亚利克得意的笑了一一他早算准她不敢在公共场所发飙——同时将锦盘打开，里头是一颗光芒璀璨、令人炫目、价值不菲的顶级蓝白钻。

“语彤，我知道，这太匆促”他将戒指取了出来，“但是我爱你的心就如同这钻石，禁得起时间的炸炼，亘古不变。语彤，我爱你，嫁给我吧！”他的花、他的钻戒、他的话、甚至他的举动，都让她不知该怎么反应才好？如果是在私底下，她一定会一口回绝他，要不然就是要他像某首歌的歌词所写的一样，先凑足一百个结婚的理由再说。

可是现在，却不是这种情形！

他们的身边少说聚集了上百个人……老天！她刚才怎么不觉得这里有这么多人？更可怕的是，有一半以上的人手上拿着照相机对准了他们两人猛拍。

她要是拒绝了他，那等于是当着所有人的面给他难堪。他是个公众人物，而且还是个国际知名的人物，要是这种事传开了，那她岂不是让他成了个大笑柄？可是……一时之间，她也想不出什么能让自己全身而退、又能让他有台阶可下的方法。

她的双眸透着难色，可脸上却又得挤出喜不自胜的笑容……天啊，她是招谁惹谁！

此时，围在他们身边的人开始鼓噪起来，就连主控室也播起了结婚进行曲的音乐，而亚利克拿着戒指的手始终没有收回的迹象。

方语彤的头在晕眩、她的双手在颤抖，甚至连她的心脏也不规则的跳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她看到自己的手伸了出去，接下了亚利克手中那枚亮得刺眼的钻石戒指……

第七章

“天 这不是太浪漫了”岑羽青看着方语彤手上的戒指，满脸尽是欣羨之情。“亚利克当着全台湾人的面向你求婚呢！”她幸福的叹了口气，“当我看到那一幕时，我的心简直要从胸口跳出来了……”

方语彤看着右手无名指上那令人无法忽视的象徵，忍不住也叹了口气，不过她这声轻叹可不像岑羽青，是幸福、快乐的！

“噢，语彤，你在叹什么气”

岑羽青不懂，有如此浪漫又令人惊喜的求婚过程，应该是每个女人所向往的，怎么语彤没有一丝兴奋的样子，反而是忧愁满面？

“唉，羽青，你不懂。”方语彤心烦的说。

“我怎么会不懂？”岑羽青自认为不是什么恋爱高手，可是简单的事情真相倒也看得出来。“他爱你”

亚利克必定是真心爱着语彤，才会当众下跪求婚，对着所有人说出他心中的爱意。

这要是换成任云起的话，不要说在大众之前明白的说出心中的爱意，就连下跪求婚都做不到。

“是没错……可是我还不想结婚嘛！”

方语彤承认，她真的爱上他了！虽然她不想、也不愿，可事情就是发生了！那事实清晰得

教她想自欺欺人都难。

虽说他还没说出个令她信服的理由来支持他说的“我爱你”这句话……不过，基本上她倒也不是那么的怀疑他的话。

毕竟他要是骗了她，他也没啥好处可得嘛！想想，这世界多得是想和他上床的女人，他要只是单纯的想“发泄”，那人选多得是，何必大费周张的找上她？

现在问题来了，她爱他，他也爱她……这的确是令人欣喜的一个结果。

只是，她爱他，可是她还不想结婚

她才二十二岁，还有美好的人生等着她去享受，现在就要她套上个婚姻枷锁，有没有搞错她又不像羽青，凡事逆来顺受，任那个任云起搓圆搓扁的，出门买个东西、吃顿饭，要是找不着她人就问东问西……光她这个局外人看了都觉得烦。

结婚，她不反对，反正大部分的人都要结婚嘛！可是她绝对不要这么早结婚。

“那你晚一点结婚不就好了”岑羽青认为这根本不是问题。

“你以为事情有这么简单？”要是真如羽青所说的，那她又何必头痛不已？

“你想想嘛，亚利克在电视上给我来上这么一招，要是我拒绝他，岂不是让他下不了台？”

“可是你答应啦！”

“是啊，我是答应了，”她哀号出声，“可是我爸妈一定会宰了我！”

“为什么？”基本上，岑羽青倒觉得方妈妈一定会很喜欢亚利克才对。至于方伯伯嘛……反正方妈妈都同意了，方伯伯还能说些什么？

“他们会认为我不尊重父母，这种大事居然是透过电视才知道，而不是我亲口告诉他们的。”她父母为人是开明，可是像这种事，他们可是非常重视。

“这样喔……”岑羽青的好心情经她这么一解释也跟着沉了下来。“这要怎么办才好”

语彤是她的好友、亚利克是她崇拜的偶像，她当然希望两人能成为快乐的神仙美眷 可是看语彤愁眉不展的模样，这事好象真的很严重……

“那……你和亚利克谈过没”

“我不敢和他谈。”方语彤有些心虚的低下头去。

“为什么？”基本上，这事情可是他搞出来的，为什么语彤不找他谈？

“因为我不想现在结婚。”

“这事和什么时候结婚有什么关系？”岑羽青被弄糊涂

“你想想嘛，他要是上了我家，还能做什么？”她有些不耐烦的说，“当然是提亲”

事情都搞得这么大了，他要是上门正式向她爸妈提亲，她爸妈心里怎么想不知道，不过碍于面子，她猜他们十之八九会答应。

同时，一定会要求亚利克“限期”择良日将她给娶过门。而亚利克想结婚的念头可比她强上许多，他是肯定不会拒绝她爸妈的要求。

她猜想，如果昨天那节目的制作人顺道把牧师给找来，搞不好她现在已经嫁给亚利克

开玩笑，她的确担心自个儿爸妈的反应，可是她不要就这么把自己给嫁

“提亲有什么关系？”岑羽青倒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紧张的。“先把名分订下来而已”

“他们……我爸妈和亚利克绝对不是这么想的。”

她爸妈也许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来准备场够盛大的婚宴，但是亚利克……搞不好知道她爸妈不反对，还要他们两个尽快结婚时，便拖着她去公证结婚也有可能。

她向来不是个爱冒险的人，尤其这还关怀到她的“人身自由”，说什么都不能轻忽。

现在她要做的，就是想套能顺利脱身的完美说辞！不但要让她爸妈相信，电视上所播的只是节目制造出来的噱头，还要尽全力避免亚利克与她爸妈见面的机会。

对，她得好好的从长计议才是。

“你都听清楚”任云起站在门边，边充当翻译，边对着身旁的亚利克说道，“想结婚，就得上她家提亲。”

“听清楚”亚利克若有所思的回答。

“很好，我会安排你与她父母见面的机会。”

必要时，帮亚利克说上两句好话也无妨。毕竟能一次解决两个假想敌的机会可不多。

“那我就先谢谢你”

亚利克心想，这任云起虽对他没什么好感，不过，他不得不说——还真多亏了任云起对他没好感，要不他的追妻计划也不会如此顺利！

现下，他婚是求了，方语彤戒指也戴了，接下来便是想办法让她心甘情愿的和他进礼堂。

不过，依照他刚刚站在门边“旁听”她与对话的心得，若单凭一己之力，想要让她毫无异议的与他步上红毯的另一端，恐怕还有很大的变数。

他这人呢，想要的东西一旦确定，那么他便会尽快的将想要的纳为己有——特别是她。

他的魅力对她的影响有限，并不像他所拥有过的女人一般对他死心塌地、百依百顺。

要是不快点让她冠上他的姓，那么往后的变数还多得很。眼前，他在纽约还有些工作，是不容等待的。

他若不能在回纽约之前让她成为他的妻子，至少也要让她的父母成为他最坚强的后盾、帮他看管他未过门的妻子才成。

“那你觉得我什么时候和语彤去拜访她父母，是比较恰当的时机？”

他是可以自个儿决定，不过据他所知，语彤的父母对任云起可以算得上是言听计从，与其自个儿去吃闭门羹，不如让任云起安排一切。

“不是你 and 方语彤一起去，”任云起提供自己的经验，“是你自己去找她的父母谈。”

“我？怎么说？”亚利克不解，照理说，应当是他与语彤一块前去才对。

“很简单，方语彤不想嫁你，”任云起认为让她一同前行只会坏事。“那么，她很有可能不帮你，反而想尽办法拖延时间，到时岂不是弄巧成拙？”

“嗯……有道理。”亚利克不禁佩服他独到的分析与见解。

“所以我的建议是，你私下与方家父母达成协议，到时再知会方语彤即可。”

“好方法！”任云起的说法不无道理。

若是他与语彤一起回去，在她还不想结婚的情况下，别指望她帮得上忙。再说，他的中文会话仅限于一些日常生活用语。

到时万一语彤不合作，而她的父母英文又比预期中的差……嗯……他的确得自己去找个精通英文、中文，同时可信赖的人同行。

“任先生，不晓得你什么时候有空？”这个精通英文、中文，同时又可信赖的人舍他其谁

“我？”任云起挑起一道眉毛，“你想找我和你一起去？”

“如果不麻烦，没错，我的确是这么打算！”

亚利克能在尔虞我诈的娱乐圈爬上顶尖的位置，靠的可不全是他过人的外貌与体格，还有他那拥有耶鲁大学MBA头衔的脑袋。

“毕竟对你我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不是”他看得出来任云起之所以促成他与语彤，有他自己的需要在。

如今他请任云起帮忙，除了是帮助自己，同时也是在帮忙他完成目的。他们是鱼帮水、水帮鱼，处于一种互利的情况下。

“你比你的外表聪明许多。”任云起以另一种观点重新审视亚利克。

“谢谢，我把你的话当成是一种恭维。”他耸耸肩，对于任云起的话一点也不放在心上。

他这长相有个好处，精明的男人不会拿他当敌人，因为他们认为他只不过是虚有其表的家伙……不过，当他们这么想时，那可真是大错特错。

“好，你想要什么时候去找他们？”任云起索性让他自己说出个时间表。

“选日不如撞日，你觉得今天如何？”这种事当然不能拖，能速战速决是最好的。

“没问题，就今天！”任云起爽快的答应

这件事情处处透着古怪！方语彤有些不安的想着。

原本以为她爸妈肯定会炮轰她一个礼拜以上，念她念得耳朵生疮才会稍稍停歇……可是没有！他们什么都没说！

他们只是打通电话来告诉她——现在，她“被迫”与亚利克住在一起——他们已经在准备婚礼要用的东西……

老天！告诉她耶！他们只是“告诉”她，没骂她……这简直比日出西方还要令人难以置信嘛！

甚至于他们对她与亚利克“同居”一事也不置一词，好像他们老早就习惯这情形。可是……她与他相识还不超过两个礼拜 他们怎么可能习惯？这不仅不可思议，还可怕得让人心里

发毛！

好象有什么她不知道的阴谋正在暗地里进行着……

“你在想些什么？”亚利克赤裸着身子金发半湿、颈间还披了条毛巾，进了卧室。

“没什么。”看着赤裸的他，方语彤已经见怪不怪。

起先，对于他在她面前裸露一事，她还曾经抗议了老半天，要他好歹也得在“重要部位”做点遮掩，可没想到他竟然大言不惭的说，她会如此在意，是因为他的魅力无限，让她难以自持。

被他这么一激，她索性随他去，他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反正她看也看过、摸也摸过了，那他有穿没穿，对她来说都一样。

“有，你的小脑袋里一定在想一些我不知道的事。”

他用毛巾将自己仍滴着水珠的头发抹干，而后爬上床，半坐半卧的靠在她身旁。

“今天我爸妈打电话给我。”在短暂的沉默后，她突然开口，“还说他们已经在准备婚礼要用的东西。”

“喔？”笑意在他的俊脸上漾开来，只可惜方语彤太专注于自己脑袋里的事，没能发现这一点。“看来，他们是不反对我们结婚罗！”

没错，他的准岳父母在他与任云起连袂拜访后，已经迫不及待的要风风光光的将语彤嫁给他

在有准岳父母的撑腰下，他应该是可以抽空回纽约，将那些已然延宕的工作以最快的速度做个了结……

嗯，要是他能在两个礼拜内完成的话，恐怕连睡眠时间也得牺牲 无妨，事情愈早处理好，他便能愈快赶回来。

免得夜长梦多，等到他回来时才发现又得从头努力……那时可要比没睡觉还要令人头疼。

“就是他们不反对，我才觉得奇怪”方语彤柳眉微皱，眼里尽是疑惑。

照理说，就算他们同意，肯定也会将她给臭骂一顿，再“勉强”同意……可是依他们打电话来的口气，绝对称不上“勉强”两字，反倒有些“欣然”同意的意味。

可恶！他们欣然同意，反倒将她的计划全然打乱

本来她还想着，要是他们“勉强”同意，那至少她还有籍口对亚利克说，她要等到她父母“完全”同意再说……

可没想到她爸妈还等不及她带亚利克回家作作戏，搞上点家庭纠纷，便打电话来告知他们的决定。

那……那……这下子，她岂不是嫁亚利克嫁定

好吧，她承认嫁给他的念头，她不排斥……可是，她不要现在嫁

“为什么？”亚利克故作迷糊的问，“难道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像我一样爱你、珍惜你的男人”

要是在平常，听他这么吹捧自己，方语彤肯定又要来上一番口舌之争，不过她现在可没那个心情。

“我不是这个意思啦！”哪个父母不希望自个儿的女儿嫁给爱她、珍惜她的男人“我是说，他们同意得太快、也太直接了啦！”

“嗯……那他们一定是被我的诚意与爱你的心给感动”

“什么？什么诚心？”听到他这么说，她马上转过头来与他四目相接，“这是什么意思！”

她的预感又出现了，而通常这预感只发生在她不要它发生、可又千真万确发生过了的事上头。

“我今天早上不是和任云起一起出门”亚利克轻松的语气与方语彤那气得要冒火的眼神，形成十分强烈的对比。

“等等，你们该不会就是去找我父母吧？”

亚利克执起她的小手，将它放在他光滑的胸膛上。

“昨天那个节目播出之后，你就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他的语气诚恳且真挚，“看你难受的样子，我的心也跟着紧缩。而一直到今天早上，听完你和羽青的谈话后，我才知道我那鲁莽的行为居然为你带来那么大的困扰。”他故意不提他也同时听到了她不想那么早结婚的事。

“所以我想，既然这困扰是我造成的，那就应该由我来解决。”

“不对！”语彤马上找出他的语病。“你又不懂中文，怎么可能知道我和羽青在说些什么？”

“是羽青私下告诉我的。”他将这档事推到岑羽青身上，“她告诉我，你十分担心你父母的反应。而这个时候，任先生十分好心的自愿要帮我安排与你父母见面的事，同时充当我的翻译。”

“任云起！”她听到这三个字，不禁气得破口大骂，“又是他，我到底是和他有什么八辈子牵扯不清的冤仇，怎么他老是和我过不去？”

亚利克十分识相的当作没听到那句话，继续说下去，“所以我便借着任先生的帮助，与你的父母——也就是我的岳父母，有了次深入的谈话。我想，就是因为如此，他们接受了我！”接着他语气一转，语带哀戚的说：“难道你根本不想和我结婚？难道你对我连一丝的爱意也没有？”

“我……”方语彤慌乱的表白，“我想”她平生最见不得别人一副凄惨样

“是这样”

“是。”她吞了口口水才将这声音自喉咙给挤了出来。

“很好，那我们一个月后结婚。”亚利克乘胜追击。将结婚的日子也给敲定“明天，我们一起上你家告诉爸妈这个消息。”他已经顺口将称谓也给改“后天我会回纽约将我在那里的工作做个大总结，然后我们就结婚！”

一个月？天，她这一年都嫌短，现在……一个月？

“亚利克，你会不会觉得一个月……在时间上稍嫌短了点”她打商量的说，“而且你的工作、秀约档期应该都排得满满的，一个月应该不够吧！”

她让自己的话“听起来”是站在为他着想的立场，而不是在使用拖延战术。

“亲爱的，”他捧起她的脸，深情的注视着她，“我的工作再重要，也不及你的万分之一。再说，我存的钱已经够我们舒舒服服的过一辈子，赚钱对我来说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只有你，才是无可取代的！”

男模特儿的价码虽比不上女名模，不过，他这几年下来持续的投资，已让他在金钱上无后顾之忧，工作只是让自己保持忙碌的方法，赚钱倒在次要。

不过，亚利克深信与语彤结婚后，就算不工作，日子还是会过得十分充实的。

“你要不要再考虑看看啊……”一个月？不会吧！

“不！”他果决的说，“一个月已经是我能忍受的最大期限，放心吧，我会尽快的将工作给告个段落，赶回来陪你的。”

一个月，拍板定案！

第八章

说什么尽快！都两个礼拜了还不见人影，他心里到底有没有她

方语彤坐在自家的客厅，对着电话生闷气。而现在正是凌晨一点二十八分，再过两分钟便是亚利克固定打电话给她的时间。

他在临行前曾告诉过她，这次回纽约去他将会非常的忙碌，不过他一定会想办法每天打电话给她。

是啊，他电话是打了，不过每天固定三句话——

“今天过得好，我爱你，记得想我！”

就这样三句话，费时不到二十秒。她连话都还没回半句，他的电话已经挂断，留着她一个人面对已然断线的电话，气得不知该用什么话来骂他！

她本来想，这样的电话接与不接有何差别？反正还不是每天一样——今天过得好，我爱你，记得想我！

太可恶了！她每天硬撑到半夜一、两点不睡觉，就是为了听这三句话

那他当初不如用录音机将这三句话录下来，教她每天定时播放不就得

每天早上，她都告诉自己，今晚绝对要在十二点以前睡觉，他的电话，她大小姐不接了！

可是每到半夜十二点，她便发现自己根本了无睡意，同时盯着电话发呆。等到时间一到，

电话铃声响起，她更像是触电似的，从床上跳了起来，冲过去接起电话。

每回她总想，她一定要抢在他之前，先骂他几句才过瘾！可是她才一拿起话筒，他便已经开始讲了，等到她想起了自己原先的目的时，他已经挂掉电话

他把她方语彤当成什么啦！

今天晚上，她照例坐在床上盯着前方一公尺半的电话，心里拟好了要训他的话，同时不断的告诉自己，今天晚上她一定要抢先发言。

终于，分针指向了六，已经是半夜一点三十分，他的电话快进来

果不其然，就在她仍在心里倒数计时的时候，电话响了！

方语彤立刻冲到电话旁，抓起话筒，打算将心里酝酿许久的怒气一古脑儿在最短的时间内释放出来。

可没想到她一拿起电话，先听到的不是亚利克低沉的嗓音，而是一阵男女调笑声。

而且她还清清楚楚的听到，有个女人叫亚利克“甜心”，还要他赶快到她身边。

这个突发的意外事件让她整个人僵住

“语彤，亲爱的，今天过得还好”亚利克的声音这时才从话筒传出，“我今天还是很忙，希望明天会好一点，好了，我得回去工作 我爱你，记得想我！”

就在她还抓着话筒发愣时，亚利克挂断了电话。

方语彤怔愣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她的呼吸急促、寒毛竖立、心脏撞击胸腔的力道愈来愈强劲……

“亚利克·路契夫！”只有当她非常、非常生气时她才会叫他的全名。“你居然敢背着我偷人！”

血液在瞬间冲上了她的脑门，她只觉得头皮发麻，胸口有一股淤积的怒气，像是要决堤而出的海浪愤怒的情绪席卷了她的全身。

有那么一秒钟，她的脑袋是全然的空白，只有火红的怒火是唯一的颜色。

“你居然敢……”她气得握起拳头，猛砸枕头。“你好大的胆子！”

“害我一个人在台湾痴痴地等你这家伙，每天睡眠不足，就为了等你电话……你倒好，居然在纽约快乐逍遥！”

她愈想就愈气，索性走到床前，将她放在床底下的行李箱给拖出来。

“别以为我是好惹的！”她随即拖到衣柜前，拉开衣柜，将衣服一件件的给扔到床上。

“我绝对会让你后悔你对我做的事情。”

她决定了！她要去纽约，去找那个超级负心汉！

不只如此，她还要召开记者会，向纽约所有媒体披露他是如何的诱惑她，又是如何的欺骗了她的感情。像他这种女人的公敌，该受社会公义的批判！

不一会儿，收拾好行李，她才想到有几个问题还没解决。

第一，现在是半夜一点半钟，不会有飞机飞往纽约。第二，她以前根本没去过美国……也就是说她没有美国签证。第三，她连亚利克纽约的住所都不知道，要怎么去找人？

望着行李箱，方语彤知道这事可得好好的从长计议才行——

报复，可得要有事前完善的规划，才能事半功倍

“我要去纽约！”

方语彤带着一双黑得足可与猫熊媲美的眼圈，一早来到岑羽青的住处，见面的第一句话便是说出她几个小时前的决定。

“你说你要去纽约？”岑羽青讶异的看着她，“之前没听你说要去”奇怪，语彤怎么会突然想到纽约去？“而且你要去的话，可以等亚利克回来以后，再请

他带你去就好了嘛！”

“我就是去找他！”她试着不让自己的声音在提到他时，有太大的情绪起伏。

“发生什么事”岑羽青紧张的问。她认为一定是出了什么意外，才会让语彤临时想到纽约去。

“算不上什么大事啦，”当方语彤愈平静时，她所累积的怒气愈是呈倍数往上增加。“只是他背着我另结新欢。”

“什么？”听到她这么说，岑羽青整个人差点自椅子上跳起来。“这不可能吧！”

亚利克对语彤的爱意是明显可见的，怎么可能在短短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内就变心

“你会不会是误会他”

“不可能，这是我亲耳听到的。”

现在，她要做的，便是亲自到纽约去证实它。如果事实真如同她所听到的，她一定会让他后悔当初为什么要让她爱上他。

“这个……语彤，有些事情就算我们亲眼所见，也可能只是误会一场”

就像上次，她为了要见亚利克，所以带着语彤到云起的办公室找他，却看到有个女人粘在他身上……事实证明，那也只是个误会而已

瞧，像她这样亲眼所见，都不能在第一时间将事情的始末给弄清，更何况是透过电话……更别说话语彤与亚利克两人相隔万里以上耶！

这距离这么长，讯息当然容易出错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说，也什么都不想听。”方语彤一脸坚决，“反正纽约我是去定了，我是来向你问他在纽约的地址。”

她记得羽青在半年前曾经向她炫耀过，她知道亚利克在纽约的住所——她那时根本不晓得亚利克是哪号人物，只知道他是个模特儿——还说要写信给他。

“地址？”岑羽青不解的着着她，“亚利克没给你”

“他只给了我电话。”虽是给了，但电话始终没人接，她干脆连话也懒得留，直接挂掉，往后连打都不打。

“噢……这样”看来，语彤真的是要到纽约去“你在这里等一下，我去找找，应该还留着。”

不一会儿，岑羽青飞快的找来一本厚厚的记事本，逐页翻过后，找到了方语彤要的地址，便直接誊写了一份交给她。

方语彤看了看地址，将它收到皮包里。

“语彤，那你什么时候动身？”

“等签证下来之后，我马上出发。”

“这样呀！那你要不要打电话通知亚利克一声？”

幸好亚利克出发前记得将他的电话留给她，要不然她还真不知道怎样才能联络得上他呢！

“不，人家说‘抓奸在床’！”方语彤冷冷地说，“我这会儿就是要去杀他个措手不及，若是让他知道我要去纽约，岂不是让他有了防范？”

“那……你还想做些什么”依岑羽青对她的了解，事情不会到此为止。

“我还要召开记者会揭露他的假面目，让世人知道他是多么可耻的一个男人！”女人在气头上，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这……要是这真的只是一场误会”岑羽青心想，等一下她一定要马上打电话向亚利克求证。

“误会？”现在方语彤满脑子想的，全是要怎么让他难堪，哪还有心情去分辨事情的真伪？“我不信这只是场误会。说什么爱我、我比他的工作重要……哼！”想起他以前讲的话，她心里就一肚子火。“一到了纽约全变了样。误会？要是他到头来辩称他那日向我求婚也是个误会，那我的面子要往儿摆？”

“这个……语彤，你先别激动，我们总是要将事情给查清楚比较好嘛！”

“没错，”虽然嘴里不相信亚利克，但是她心里终究希望这整件事还真如羽青说的，只是场“误会”……所以她得自己去证实才行！“我就是要去纽约查证一切！”

如果真是误会一场……再说吧！眼前，她得先到了纽约再说！

不是岑羽青不顾朋友道义，要当个出卖方语彤的“抓耙子”！实在是语彤说亚利克不忠的证据稍嫌薄弱了点。

再说，亚利克对话彤的爱意，看起来不像是三分钟热度 况且依她这些年来对亚利克所做的了解，他可从来没做过什么欺骗别人感情的事。

基本上，他对感情的态度，比起其他人可说是严谨许多，并不像一些知名的明星，常常搞七捻三，还自以为是唐璜再世，是个迷倒众生的魅力男子。

所以说罗，不是她不信任自己的朋友，而是她更信任自己的判断。

再说，依照常理推论，若是亚利克存心欺骗语彤的感情，又何必大费周张的弄了个电视求

婚

因此她认为，整件事纯粹是误会。

岑羽青在方语彤离开没多久，便将亚利克临行前交给她的电话号码给了我出来，立即拨了通电话到纽约。

电话响了约莫二十秒，她才听到一个疲惫不堪、但却熟悉的声音。

“找谁？”不论是谁找亚利克，肯定是不被他所欢迎的。

“呃……”她听到他这么说，不禁愣了会儿。“请问亚利克在”

“羽青？”算他好耳力，第一句话便听出来电者的声音，“怎么会是你？”

照理来说，会打电话给他的应该是方语彤才对！

没想到他回纽约两个礼拜以来，不但没接到她半通电话，就连他每日定时打电话给她，反应亦是十分的冷淡，让他以为在台湾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他无法掌控的事。

为此，他更是要求所有的工作人员加紧脚步，务必将工作提前完成。而由于这个缘故，他更是忙得连回家睡觉都成了种奢侈。

好不容易到今天凌晨四点，所有的工作终于告了个段落，而他也已经“建议”他的经纪人，三个月内别再帮他接工作

也就是说，稍作休息之后，他便要赶搭飞机飞往台湾，以便掌控整个情况。

可当他好不容易回到家中稍作休息时，电话却响

岑羽青确定接电话的人就是亚利克后，终于放下心，开始将事情的始末源源本本的告诉他。

听完岑羽青所说的话之后，亚利克沉默了几秒钟，让自己的大脑准确的接收这些讯息，以便做最正确的判断。

“你的意思是，语彤要来纽约找我？”他决定一步步的理清整件事。

“对，等到她美签办好之后，她就会去”那差不多还要五、六天的时间。“不过你放心，如果她确定班机航次之后，我会再通知你的。”

“嗯……你刚才还说，她来纽约是为了找出我欺骗她的事实？”

老天，语彤打哪来的这种想法？依他这两个礼拜以来的工作量，他要是还能找别的女人做些不忠于她的事，那她也未免太看得起他的体力了吧！

“是啊，她说昨天你打电话给她时，她听到有别的女人叫你甜心什么的……哎呀，反正我不是很清楚就是”

他努力的回想，昨晚打电话给她时的情景……有女人叫他甜心？女人？这……

“老天，那是我工作时的造形师！”他终于想起来

几个小时前，他才结束一个香水广告的拍摄工作，而负责为他做造形的造形师总是习惯叫她合作的对象“甜心”、“达令”之类的称谓。

“是嘛！”听到他这么说，岑羽青也忍不住插话了，“我就说这是个误会，可是语彤怎么也不相信。”

了解了事情的始末后，亚利克终于能去思考其他的事情

“这的确只是个误会。”他为这事件做了个总结，随即又提出个他迫切想得知的问题，“羽青，你能不能告诉我，语彤对这件事的反应？”

“嗯……她气疯了！”

虽然方语彤并没有对此事做出任何歇斯底里的反应，不过岑羽青与她的交情深到能辨认出这只是一一暴风雨前的宁静！

“气疯”亚利克的声音里透着喜悦。“怎么说？”

“这当然罗，她气得要横越太平洋到美国东岸的纽约找你！如果她不是气疯了，我想她只需打通国际电话臭骂你一顿就可以”她停了一会儿，“她真的、真的很重视你呢！”

亚利克在电话的另一头笑了，“她要来纽约找我，也许是件好事也说不定。”

“怎么说？”

“就如你所说的，正因为她重视我，所以才会飞到纽约来。”他心里有个计划逐渐成形。“她来了，不但可以澄清我的‘冤屈’，也能让她看看我的生活、居住的城市，这样一来反而能增进我们彼此之间的了解。你说，这不是件好事”

“是啊，我怎么都没想到”

“所以，羽青，我需要你帮个忙。”

“没问题！”一听到自己能帮得上忙，岑羽青立刻挺起背脊。“你尽管开口，只要我能使得上力的，我一定帮到底。”

“这事情其实并不难。”

既然离语彤到纽约还有大约五天的时间……那么这件事应该还来得及办。

“我需要语彤三围的正确尺寸，”他的朋友大都在美国境内，如果到时他与语彤要举行婚礼，那么势必得在台湾与美国各办一场。“另外肩宽、脚长……我全都要！”

既然语彤要到纽约来……反正他原本是打算在两个礼拜后，先回台湾与她办一场婚礼，再回纽约办一场。

不如就趁这次机会，预先将纽约的这场婚礼给办了，那么也省得他们两个来回奔波。

既然会有场婚礼，那么就一定要有套结婚礼服。虽然他应该能猜得出她的三围大小……不过，他可没预留时间让设计师改衣服，因此他需要完全正确的尺寸。

“没问题。”这还不简单，她只要带着语彤上百货公司买几件内衣、几件衣服就搞定了！

“还有没有其他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需要她帮忙的地方应该还有，只是目前他需要的就这一件。

“目前是没有了，不过，我会随时和你联络的。”

看来，解决了自己的工作后，他还有场婚礼要忙呢！

第九章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后，方语彤下飞机时的脸色可不是一个“惨”字足以形容。

事实上，她是惨毙了！

以往她坐飞机时，从来不会有耳鸣、头痛、压力失调的症状；可这回不知怎么搞的，当机长宣布他们已经位于一万两千公尺的高空时，她的耳朵便开始感到极度的不舒服，而这情形一直持续到抵达甘乃迪国际机场为止。

当飞机终于停在停机坪时，她忍不住怀疑自己为什么要为了件可能不是真的事情，千里迢迢的赶到纽约来？

这趟行程对她来说，简直是非人的折磨！更可悲的是，这还是她自个儿找来的……所谓

“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她这次可真是吃足了苦头！

好不容易领了行李，准备出关时，却看到她前头起了阵骚动。

要是在平常，或许她会好奇的凑过去瞧瞧，不过此时，她没那个心情，也没那个体力。

原本她打算到了纽约便直捣黄龙，杀个亚利克措手不及！不过，照眼前的情势看来，这种事目前是不可能做到的。

她要是不赶快到下榻的饭店好好睡上一觉，恐怕杀到他公寓时，是直接昏睡在他家大门口。

于是方语彤拉着行李箱，打算绕道而行，避免和那些挡在前头、站着不走的人发生正面冲突。

可她怎么也想不到，当她拖着行李箱跨出第一步时，眼前的人群就好像圣经里被摩西一分为二的红海般，自动让出了一条通道来。

就在她仍处于震惊状态时，更让她吃惊的事发生了！

一大票手里拿着红色玫瑰的人排成一列，直直的朝她迈进。而同时，她身边不知打哪儿冒出来成打的摄影师、记者，拿着照相机对她猛拍……一时之间，镁光灯此起彼落。

“这是怎么回事？”方语彤不知所措的看着四周，还以为这可能是某个整人节目，或者是他们根本认错人

当第一个拿着玫瑰花的人走到她面前，将花递给她时，她还左顾右盼的以为他递给她的是她身旁的人……可是，没有！

她身边除了柱子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了！

“这花是要给我的？”她有些不安的收下这朵娇艳欲滴的红玫瑰，再确认似的问了一次，“这真是要给我的？”

只见那人对她笑了笑、点了点头后，便离开。而这个递花、接花的动作持续了不知几次！

方语彤只觉得再这么下去，她肯定会被花海给淹没。

可是当别人一脸笑吟吟的对着她时，纵然她弄不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也不晓得他们的用意为何，但是俗话说得好“迎面不打笑脸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她还是收下一朵朵玫瑰。

她总不能一脸凶巴巴的将花退还给他们吧？虽然她真的想这么做。

在收了数不清的花之后，她突然看到前方有个巨型的心形花环，而上头写的赫然就是她的名字！

仍处于茫然状态的她听到机场的广播，居然播起了结婚进行曲……

“结婚进行曲……”听到这音乐，方语彤整个人愣住了！“老天……这该不会是……亚利克……不、不可能，他不知道我要来。”

她决定此处不宜久留，抱着成堆的花，费力的拖着行李箱，快速的穿过入境大厅……好不容易走至中庭的位置，她刚才口中的“不可能”出现了！

“天 亚利克！”这个意外的“惊喜”，让她怀里花散落一地。

没错，真的是亚利克！不是时差没调适好，也不是头痛、耳鸣的后遗症，亚利克·路契夫真真实实的出现在她面前！

不仅如此，他身上穿着正式的黑色燕尾服，脖子上还打了白色领结，英姿焕发的站在她跟前。

就在她还没平息心中的震惊之际，他居然像上次在摄影棚里一样，单膝跪下——

“这一次，你对我的爱不应该再有怀疑了吧！”他执起她的手，放在他的胸口，“我当着大众的面前，向你献出我的心、我的爱和我的生命——嫁给我吧，语彤！”

他这话一说完，现场立刻响起震耳欲聋的掌声。

虽然方语彤是带着怒气而来，但是一见到亚利克，她的火气立刻消了一大半。再看到他为自己如此精心的设计了这场感人又浪漫的求婚方式之后，纵使还有余怒未消，至此也全部平息

“你是真心的？”她其实没有太大的怀疑，只是她要听他亲口证实。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如此认真过。”在她还没点头之前，亚利克仍然是以标准求婚的姿势跪在她面前。“你愿意嫁给我”

此时此刻，虽然她的双眼因睡眠不足而红肿、眼眶泛黑，她的身体因为长时间飞行而感到摇摇欲坠，她的思考中心也差点因此而当掉……

不过，她的心却是益发地清明。

她知道，她爱他，比她所能想像的还爱。也知道要是没了他，那她的生命将有如空谷，是如此的空虚寂寞！

当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时，所有的疑虑、所有的顾忌都将被抛到一旁。

她要用生命去拥抱这份得来不易的爱，用她所有的情去珍惜这么特别的一个男人，她爱他、她要他，她要嫁给他！

“我愿意！”

这是第一次，方语彤体会到这三个字所带来的甜蜜与幸福的感觉。

她不再认为婚姻是种枷锁、是种束缚。因为她对他的爱，她的心是自由的——可以自由的去爱眼前这个男人！

也因为他对她的爱，她觉得自己是完整的，是一个被爱的幸福女人。

在这神奇的一刻，她压根忘了先前反对结婚的理由何在，她甚至不记得自己当初来纽约的目的了……

到了亚利克位于曼哈顿东区的豪华公寓，方语彤这才真切的知道，原来世界首席男模特儿的价码之高，居然可以弄上一层价值上亿的豪华公寓。而根据岑羽青的调查，这只是其中的一座。

亚利克先让她在客厅坐下，然后将放在玄关的行李给提了进来，随手一放后”便在她的身边坐了下来。

“真好，你终于来”

他将她柔软、带了点香气的身子一把抱进怀中，似乎要汲取她的温暖似的，将她再搂紧了点。

“你知道我要来？”在机场时，方语彤便十分纳闷，知道她要上纽约来的，只有羽青一人，怎么他也会知道？

更让她不解的，是他连她的班机抵达时间都弄得一清二楚……种种迹象都指向一个——岑

羽青！

“等等，你不要说，让我猜猜。”其实答案已经昭然若揭，根本连猜都不需要猜。

“羽青。”

知道她行踪、同时又能与亚利克联络上的，除了岑羽青还有谁？！

可恶，亏她们两个还是老交情了，她居然有了异性就忘了人性，一心向着亚利克！

好吧，她知道自己这次的确是冲动了点，可是她来纽约就是要弄清事情的真相嘛！要是真没她所想的那回事，她也不会硬将黑的给说成白的，无故栽脏他

“你别怪她，她是关心我们。”亚利克真的很感激他的超级影迷——岑羽青，若不是她，他也无法认识语彤。“再说，你怀疑的事根本不可能发生，你难道真

的舍得让如此爱你、重视你的我背上这种莫须有的罪名？”

虽然方语彤的心在机场时，被他完完全全的给攻占了，可这并不表示她遇上他这种言语上的挑衅时，就会没反应。

“怎么舍不得？”她可不是什么温室里的小花，让他三言两语给骗去。

嗯……虽然她的一颗心终究是失落在他的身上，可……那是因为她是真的感受到他的情意，才敢这么做的。

要不然就算她爱他爱得心都拧了，她还是会像个死蚌壳，怎么都不会开口承认！

“要是你真的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方语彤不客气的拿指头戳着他的胸膛，“就算是大义灭亲，我也要你的罪行给揪出来。”

听到她的论调，笑意开始从亚利克的胸口扩散，直到蔓延全身。

“难道我今天的表现还不足以感动你的心？”他故意将音调降低，脸上一片哀戚，而后幽幽的说：“你爱我的程度，虽然不及我爱你的一半，可是我以为，你至少对我是有那么一丝爱意的……难不成这一切只是我在自作多情？”

方语彤的脸颊被他给紧紧压在胸膛上，因此她无法从他的眼神去辨认他话中的真伪。

但是从他的语气听来，她好像真的是伤到他的心了……于是方语彤连忙抬起头来，认真的看着他。

“要是我不爱你，你以为我为什么在听到电话里有别的女人的声音，就不顾三七二十一飞到纽约来找你？要是我不爱你，就算今天有人告诉我，说是看到你和别的女人上床，我也不会有什么反应，照样在台湾的家里睡大头觉。”

在认识他之前，她可从不曾做过这等不经大脑思考、全凭本能主宰的蠢事！

“那……你是爱我的罗？”他对她说过无数次的“我爱你”，但她总是不肯对他略施小惠，也回报他这三个字。“我记得你对我说过……”他的确记得她曾经对他说过“我爱你”，不过却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就算我爱你，我爱的也只会是你的肉体。”

是罗，这一点他倒是绝对不会记错，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女人对他说过这种话。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方语彤对于气头上的话，向来是说过即忘。

至于像他记忆中的什么……“就算我爱你，我爱的也只会是你的肉体”之类的话，她当然是打死不承认自己说过。

亚利克用那蓝得令所有女人愿意散尽一切，只求他一个凝视的双眸，深情地注视着她。

“你忘了 就在我们第一次性灵合一之后，你亲口说的。”

性灵合一？他的用词让方语彤忍不住大皱眉头。真是的，做爱就做爱嘛，他用那么文绉绉的用语做什么？怎么听怎么奇怪！

“我真的忘”诚实是最好的对策。

既然她真的不记得，也不必勉强自己去硬办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话来。再说，这种事……还是不要记得好！

“你忘了，我可没忘。”亚利克捧起她的脸，不让她逃离他的视线。“那时，我虽然是一笑置之，可是我的心在淌血”

她心虚的躲避他控诉的眼神，可惜她的力气终究敌不过他，只好照他的意愿与他互望。

“这个……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我真的爱你，绝无半句虚假。”

她觉得自己好似上法庭做证的人，正对着庭上宣誓——本人所做之证言，绝无半句虚假，若有违背，愿受国家法律制裁……

“真的？”亚利克小心翼翼的再问一次。

“当然！”她信誓旦旦，声音铿锵有力。

“那好，既然我们两人都承认彼此是两情相悦，那么，现在有件很重要的事需要我们两个共同完成。”

“什么事？”还有什么很重要、同时是需要他们两个共同完成的？

“做爱。”亚利克根本没给她拒绝的机会，抱起她直接走向主卧室。“在纽约的夜晚，我只能借着梦境来重温你我的种种……现在我们两个既然已经在一起，就没有必要再借助那些挑动我的欲望、却又无法真实满足我的梦境，来抚慰我空虚的心灵。”

来到卧室后，亚利克将方语彤轻轻地放在他斥资自法国买来的骨董铜床上。

“让我好好的看看你。”他在方语彤耳边低语。

他并不急着要脱掉两人之间的阻碍，反而慢条斯理的以绵密、轻柔的抚触，不断地挑逗她。

“我有没有说过，你的皮肤比最高级的白瓷还要光滑、细致？”他的大手滑过她的锁骨。

像是带着电力一般，当他的指尖碰触到她光裸的颈部时，她的脚趾不听使唤的紧缩起来，而她的皮肤也因为这微妙的触感起了鸡皮疙瘩。

这如同被微量电流给击到的感觉宣冲脑门，她觉得周身毛孔全因他这个小动作而舒张开来。

她从他身上所感受到的热流，不断的向她的四肢百骸流窜……此时此刻，她什么也不能做。

只能专注于自己身体上的变化，用尽全部的意志力不让自己因这快感而呻吟出声。

对于她的转变，亚利克当然注意到了，但是他不要她有所保留。他要她所有狂热、激烈、毫不保留的反应！

“我想，你一定不知道你吟起来的味道，甜蜜得连蜂蜜也为之逊色。”

为了证明自己的话，亚利克俯下身，封住她的樱唇，不停地吸吮、轻咬。当她的红唇轻启时，他的舌自牙缝闪入，寻着她的丁香小舌，而后与之交缠、共舞。

他的吻既深且重，让她以为自己即将死于这种窒息般的快感之中……她觉得身子好似没有任何重量，轻飘飘地浮荡在空气中。

然后，一阵划破这满天飞花的快感，将她带回了现实。

她的需求明显可见，但是他知道，多一点的等待、多一点的渴望，可以加深两人攀向高峰时的强度……因此他残忍地拒绝了她无言的请求。

如此的反覆，方语彤已经在他的逗弄下虚软，只能无力的躺在床上，忍受那一波高过一波、却又无法完全满足的快感。

她的双手似有自我意识的插入他那炫目的金发中，她的双腿自然地曲起，让他能将自己置放在她的身体之中。

“语彤，”亚利克的气息沉重，汗水自额前滴落。“你准备好了”

他全身肌肉紧绷，仿佛情欲的忍耐力已经达到了临界点，如果再不寻找发泄的管道，那么他即将在欲火焚烧之下成了灰烬……

方语彤张开迷蒙的大眼，体内熊熊燃烧的烈焰的得她口干舌燥、理智尽失。此时的她已经回归人类最原始的本能，她需要能将体中烈焰浇熄的泉水……

她伸出舌头，舔舔干渴不已的唇瓣，然后轻启朱唇，以极具魅惑的眼神看着他。

“好了……”

就只这么两个字，便让亚利克全然的失控。

第十章

经过一整夜的缠绵后，方语彤早已倦极的在亚利克身侧熟睡，直至天色大亮，她仍然处于沉睡状态中。

“亲爱的，该起来了，我们今天有很重要的事要做。”亚利克在她的耳际印上充满浓情蜜

意的一吻。

“什么事？”方语彤将头往枕头更深处理去，压根不想起床。她想做的是，在这舒服的床上继续睡上十二个小时。

“真的是很重要的事。”他低下头，找着她的唇瓣，打算以甜蜜的吻唤醒这个晏起的可人儿。“是我们的婚礼！”

“你说什么？”亚利克的答案让她在瞬间张开了眼，同一时间，她推开他半压在自己身上的身体，拨开掉落在额前的发丝，眯着双眼直盯着他瞧，“你说我们的婚礼？”

“没错，我们的婚礼。”亚利克给了她一个肯定的答案，“我们今天要结婚！”

“我们是要结婚没错，”他们当然要结婚罗！她爸妈为了女儿的出阁，只差没登报昭告天下“可是不是应该在一个礼拜之后？而且是在台湾？”

在哪里结婚，她没有异议，可是她爸妈若知道她结婚的第一地点居然不是在台湾，而且不在他们面前，那他们非宰了她不可！

上回亚利克在电视上向她求婚一事，已经让她的心够忐忑不安了；这回她要真的在纽约结完婚再回台湾……

老天，她爸妈肯定会登报将她作废掉！

“我们一个礼拜后的确还有一场婚礼，而且是在台湾没错。”他扶住她那摇摇欲坠的身躯，免得她一个倒栽葱，跌到床底下去。“不过，今天在纽约我们也有一场婚礼要办。”

“为什么？”

“因为我的亲戚、朋友大都在纽约，而他们绝大多数忙得无法参加我们在台湾的婚礼。为了这些人，我们得在纽约举办一场婚礼！”

不只如此，昨天他在机场演出这么一场盛况空前的求婚记，若是不打铁趁热，在今天就将两人的名分给确定下来，万一她回台湾后又高喊自由论……那岂不是白忙一场？

他的理由说服了她，不过，她还有其他的疑问。

“好吧，就算我们要结婚好了！”方语彤皱着眉头，“可是举办结婚总要有场地，联络亲朋好友也要有时间……我昨天才刚到，你来得及在几个小时内找到场地，同时召集你所有的亲友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对于这点，她可是怀疑得很。

“再说，我这回来纽约也没带什么像样的衣服，你该不会要我穿着T恤、牛仔裤参加自己的婚礼吧？”

虽然没能穿上曳地、白纱结婚礼服，但至少那衣服得是象征纯洁的白色……就像每个女人梦想中的一样嘛！

“放心吧，这些问题很容易解决。”亚利克撒谎道，“而且今天是美国的国定假日，要他们临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根本不是什么难事。再说，形式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希望所有的亲友都能为我们的婚姻献上他们的祝福。”

嗯，他的心情她可以理解……只是，这真的太赶了！

虽然昨天才又被他求了一次婚，可是……她还没有今天就步上红毯另一端的准备。

“我可以了解你的用意，但你不觉得这真的太赶了”方语彤觉得整件事都透着怪异。

“我昨天才刚到纽约，而且又不是明天就要回台湾，我们可以晚个三、五天再办婚礼”

她的说法的确合情合理，如果可以的话，他也会遵照她的意思。

只不过上百名宾客已经在教堂等着，牧师也已站在神坛上等着证婚……也就是说，万事俱备，只欠方语彤这个东风。

所谓非常时期要有非常做法，他如果硬是坚持自己的原意，而不顾她的看法，那绝对会弄巧成拙。

唯今之计虽然算不上是什么正大光明的计策，不过谁管那么多？只要是能成功的计策，就是好计——也只有使出苦肉计！

“语彤，你难道那么不想和我结婚”亚利克的话锋一转，直接带离可能会让他露出破绽的点。

方语彤看着他陡然生变的表情，态度马上转软。

“当然不是……”

老天，她最怕看到别人那泫然欲泣的表情而他不知怎么搞的，自从回纽约后，老是这副德行。

难不成她在台湾看到的他，只是他强装的假面，真正隐藏在他那面具下的，是一颗易受伤害且又敏感的心？

不对 在台湾时，她可不觉得他有什么易受伤害且又敏感的心；要真是如此，她不知让他吃过多少闭门羹，怎么不见他有退却的迹象？

怎么，该不会是纽约的空气吸久了，自然而然就会让人动不动想掉泪？要真是这样的话，这地方也未免太邪门了吧！

“既然不是，那为什么你要拒绝我？”亚利克从她小脸上的变化得知，她的小脑袋瓜正飞快地想着事情。

他喜欢看她脸上表情闪动的模样，不过，要是她太深入思考会影响到今天的原定计划的话……

不管他再怎么喜欢，他还是必须打断她。

“难不成你根本不爱我？”亚利克索性背对着她，激动的抽动起肩膀来。“昨天所说的话只是在敷衍我……如果是这样，你大可以明说，何必让我抱持了满怀的希望后，再将我推入绝望的无底深渊？！”

“我——”

“我知道，你爱的只是我的身体，根本不是我亚利克路契夫这个人。”他装模作样的抬起手拭泪，“我为你付出全部的感情，毫不保留的将我自己袒露在你面前……可是看看我现在得到的是什么……”

他趁她慌乱无主的时候，从抽屉里拿出了瓶他惯用的眼药水，迅速地滴上两滴，同时用力的眨了眨眼，让眼药水濡湿睫毛，顺着脸颊落下。

完成这个伪装后，为了加强效果，他站了起来，蓦地转过身子面对她。

“我得到的是无情的欺骗！”

“停！”天 她不过是想劝他延期而已，却教他说成了是无情无义的负心女，这个罪名未免也太重了吧！“好，我们结婚，就今天。”

在她做出这个结论后，亚利克夸张地抹掉脸颊上的“泪水”，一把将她抱起来转圈。

“语彤，我就知道你是真的爱我！”

他的计划果然成功了！

“我被骗了！我又被他给骗了！”

方语彤站在红毯的一端，右手挽着她老爸的手——她身边的的确是赡养她二十多年的父亲——看着教堂内满坑满谷的宾客。

当亚利克带她来到教堂里的准备室时，看到里头有一个化妆师、一个造形师，她心里已经开始起疑，等到他们将新娘礼服套在她身上时，她心里更起了要逃跑的念头。

这实在太诡异了！那新娘礼服像是依她的身材量身订做似的，不要说是三围了，就连长度也裁得刚刚好。

只可惜她身边的化妆师和造形师根本不允许她临阵脱逃，硬是将她留在准备室里，任他们两人摆弄。

等到她脸上上了层足以媲美舞台剧演员的大浓妆后，她父亲毫无预警的出现在她面前。

“爸，你怎么来”至此，她确定这是个圈套——一个让她进退维谷的圈套！

“笑话，你要结婚，我怎么可能不来了！”她父亲穿着燕尾礼服，脖子上还系了个白色的领结。

“你知道我要结婚？”方语彤的嘴巴因为震惊，久久无法闭上。

连她都是直到今早才知道自己要结婚，远在台湾的老爸和老妈怎么可能也在同一时间知道这件事？

就算他们在第一时间起程好了，那到了纽约也是十八个小时后的事啊，怎么这会儿他却穿着正式的礼服站在她跟前？

“当然知道。”她父亲不自在的拉拉脖子上的领结。“亚利克一个礼拜前就托任先生专程来请我们过来 这样也好，先在纽约办一场，省得忙完你们在台湾的婚礼后，我和你妈还要再来一趟。”

“一个礼拜前？！”老天，一个礼拜前她还在忙着办签证……难不成他是在得知她要来纽约的当下，就做了决定。

这……她这是……她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嘛！她早该知道遇上亚利克，她只能吃亏，什么好处也沾不上。

“好了、好了，别再磨蹭了，客人都在前面等”

说完这话，她父亲像是急着要将她嫁掉似的，拉着她的手，急急忙忙的往外头走去。

直到她看到眼前的这一幕——

布置得像是花海般的教堂、到处都是各色气球的装饰、一条又长又宽的红色地毯……

“他果然早就计划好了！”拿着捧花，方语彤只能以几不可闻的声音恶狠狠的说。

现在，她的处境可以说是四面楚歌！

所有的人——包括她的父母——都以为她是个快乐的待嫁新娘，而只有新娘本人知道，她根本是被骗来的。

随着结婚进行曲的演奏，她父亲一步步的将她带向早已站在神坛前等候的亚利克。

他脸上灿烂的笑容看在方语彤眼里十分刺眼，她忍不住赏了他一个大白眼，以这个小动作表示心中的不满。没法子，就算她在这个时候决定舍弃“面子”两字，也无法不顾及父母的感受。

她的“爱面族”历史可是家学渊源，她要是在这个节骨眼害他们丢脸，那……那她也不用回台湾

亚利克看着不断咬着下唇的方语彤，知道她现在的心情可以说是漫天风雨、雷电交加，也知道她之所以隐忍着没发作，是因为顾及到大局——她总不能当着数百人的面演出逃婚记吧？

而且他更明白，她忍耐的极限是在两人有机会单独相处的那一刻——例如说进了礼车之后！

不过，既然是只有他们两个人，他自是有法子来安抚她。

自从认识方语彤之后，他深刻的发觉到，他身上所有的演戏天分，完完全全被她给开发出来了！

他甚至在考虑，要是他对模特儿这行业生厌时，倒是可以转战大银幕之类的。依他目前的功力，大概没有任何角色难得倒他。

“今天，我们在神的见证之下……”

当两人都就定位后，牧师念起了他的开场白，方语彤压根没在听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她只看到他的嘴一张一合、眉飞色舞，一副快活得不得了的样子。

终于，她听到亚利克用他那独特的迷人嗓音说出：“我愿意。”她才惊觉到这婚礼即将完成，她真的要成为他的太太了！

“那么，方语彤小姐，你愿意在这一生中爱你的丈夫，尊敬他、照顾他……”

牧师又拉拉杂杂的念了堆词儿，听得她头昏眼花的，等到他终于停了下来，方语彤才回过神，以十分不情愿的声音口答：“我愿意。”

其实，在他第二度向她求婚时，她早就一千个、一万个愿意嫁给他，可是……不是这种方式嘛！她想要的是有点心理准备的婚礼，这婚礼是很棒没错，可是，真的太赶

“好，如果在场没有任何人反对，那么我宣布——”牧师依照惯例，一扫过宾客，并不期望听到任何反对的声浪。

不过，事情总有不若他期望的时候！

“我反对！”

牧师一句话都还没说完，宾客席中突然有五、六位面貌姣好、体态优美的美艳女子自不同的方向站了起来，并且有志一同的走到红毯上来。

“我们反对他们结婚。”

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意外，亚利克脸上灿烂的笑容在瞬间失了踪影。

就在他打算亲自处理这件事时，方语彤掀起了头纱，将双手攀上他的脖子，当着数百人的面，用力的吻上他，似乎在宣示她的所有权。

“他是我的！”她以足够的音量铿锵有力的对在场所有人宣布着，然后双眼一扫，对准了站在红毯上反对他们结婚的女人，“你们的反对无效。”

说完这句话，她转回去面对牧师，却发现他像个木头人似的呆愣在原地。

方语彤皱皱眉头，然后不耐的提起裙摆走到他面前，以带着手套的左手用力敲敲桌面，拉回牧师的注意力。

“你可以继续”这不是个建议，而是个直截了当的命令。

“噢……”牧师如梦初醒般的四处张望，最后将焦点放在眼前两位新人身上。“如果在场没有人反对的话，那么我——”

“我们反对！”原本站在红毯上的女人们不约而同的走到神坛前，对着牧师大喊。

牧师看起来左右为难，因为只要在场有人反对，那么他就必须停止进行下面的程序。

此时，亚利克再也按捺不住了！

“你们有什么资格反对？”再怎么好脾气的人也受不了有人在自己的婚礼上无理取闹。

这五个女人，其中有三个的确与他交往过，而他们分手的原因，若是说出来，对她们来说可不是什么名誉的事。

至于另外两个……老天，他甚至没见过她们！

“就凭我们是被你无情遗弃、再也得不到幸福的女人！”

“噢？被我无情遗弃？”亚利克的蓝眼不再温暖，反而像是南极冻原一般泛着寒光，“你们确定？”

他认识的那三个，不过是与他有过几次性关系的女人，在他们还来不及发展更深一层的关系时，他发现她们性生活之开放，就连玩得最厉害的花花公子也要甘拜下风。

“要是我记得没错的话，你们在认识我的同时，还拥有为数不少的入幕之宾，如果说，我停止与你们往来叫无情的遗弃，那么我敢断言，这不是你们第一次、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被遗弃。”

他这话一出，全场哄堂大笑！而他认识的三个女人则是又羞又愤，却又无法反驳他的话。

然后亚利克指向他不认识的那两个，“至于你们两位，很抱歉，我甚至不认识你们。好了，牧师先生，我们可以继续。”

这件事他打算尽早解决，拖得愈晚，只会让语彤误会愈深，到时他再要向她解释，会愈困难。

就在牧师从容如流，准备开始念剩下的证词时，方语彤打断他。

“等等，”方才的插曲让她在心里下了个重大的决定，因此她再度面向宾客席，“既然我与亚利克都已经要成为夫妻了，那么我就一次将话说清楚。”

她的举动引来所有人的屏息。

“只要我是他的妻子、他是我的丈夫，我就绝不容许别人来破坏。”她目光炯炯的看着心虚的五个女人，“不管你们有什么前尘往事还没解决，只要他是我的男人，我建议你们的眼睛最好放亮点，看到他就闪远点，要不然……”

她撩起裙摆走下台阶，顺手抓起放在红毯两旁的木板围栏，不由分说地一记手刀击过去，厚达两公分的木板应声而断。

“这就是惹火我的下场！”

当她击破木板时，全场鸦雀无声，静得连一根针掉落在地面上都听得出来。

突然，亚利克爽朗的笑声响彻整间教堂，他走到方语彤身边，重新挽起她的手。

“亲爱的老婆大人，我就知道有你在我身边，不管在哪里，我都安全得像在家里一样。”

这句话他曾经用过，不过当时他并不晓得她是真的有“能力”保护他的安全。

“现在，我们赶快让牧师宣布我们已经成为夫妻的事实吧！”

他早知道语彤会是个讨人喜欢的妻子、也是个让他生活不无聊的妻子，可他怎么也没想到，她居然还是个“厉害”的妻子呢！

在一阵混乱过后，牧师重新就定位，亚利克与方语彤这对新人也再度站在神坛前。

牧师清清喉咙，原本打算从“如果在场没有人反对”那句开始，不过，有了刚才的经验，他决定跳过这一句话。

“现在，新郎，你可以亲吻你的新娘。”

亚利克欣然从命，他掀起方语彤的头纱，双手捧住她的脸颊，以一记深长的法式热吻做为回应，现场欢声雷动！

在这热烈的气氛中，牧师大声的宣布：“现在，在神的面前，我正式宣布你们两人结为夫妻！”

（完）